

齐郁林王、海陵王、明帝纪元

(公元494年) 齐隆昌、延兴、建武元年 北魏太和十八年
柔然太安三年

春正月丁未朔，齐朝改元“隆昌”，大赦。

萧鸾将谋废立，引前镇西咨议参军萧衍与同谋。征西将军、荆州刺史、随郡王萧子隆，性温和，有文才；鸾欲征之，恐其不从。衍曰：“随王虽有美名，其实庸劣。既无智谋之士，爪牙唯仗司马垣历生、武陵太守卞白龙耳。二人唯利是从，若啖以显职，无有不来；随王止须折简耳。”鸾从之。征历生为太子左卫率，白龙为游击将军；二人并至。续召萧子隆为侍中、抚军将军，领兵置佐。历生性苛暴，好行鞭捶。

齐征北大将军、雍州刺史、晋安王萧子懋见幼主新立，密怀自全之计，令作部造器械。陈显达时屯襄阳，欲胁取以为将帅。显达密启，尚书令、西昌侯萧鸾征显达还，迁子懋为都督江州刺史。

齐帝萧昭业加太傅、司徒、中书监、扬州刺史、竟陵王萧子良殊礼，剑履上殿，入朝不趋，赞拜不名，进督南徐州；骁骑将军、晋熙王萧铄为持节、督郢司二州军事、冠军将军、郢州刺史；散骑常侍、车骑将军、丹阳尹、安陆王萧子敬为使持节、都督南兖兖徐青冀五州、征北大将军、南兖州刺史；后将军、南兖州刺史、南海王萧子罕迁散骑常侍、右卫将军。征北大将军、雍州刺史、晋安王萧子懋为江州刺史；临海郡王萧昭秀为使持节、都督荆雍益宁梁南北秦七州军事、西中郎将、荆州刺史；永嘉郡王萧昭粲为南徐州刺史；散骑常侍、南徐州刺史、江夏王萧锋入为侍中，领骁骑将军，寻加秘书监；征南大将军、江州刺史陈显达迁侍中、车骑将军，开府如故，置兵佐；安西将军、郢州刺史、建安王萧子真为散骑常侍、护军将军；镇军将军、尚书令、西昌侯萧鸾即本号为大将军，给鼓吹一部，亲兵五百人；散骑常侍、秘书监、衡阳王萧钧改加侍中，给扶；北中郎将、南琅邪兰陵二郡太守、巴陵王萧子伦迁散骑常侍、左将军；东中郎将、吴郡太守萧子贞进号征虏将军，还为后将军；尚书左仆射王晏加侍中。散骑常侍、光禄大夫张瑰给亲信二十人；都官尚书江敦为侍中，领国子祭酒；新安太守萧颖胄为南东海太守，行南徐州事。诏百僚极陈得失。又诏王公以下各举所知。

齐宣城太守王缙迁辅国将军、太傅长史，不拜。仍为冠军将军、豫章内史。进号征虏。又坐事免官。除冠军将军，司徒左长史，散骑常侍，随王师。除征虏将军，骠骑长史，迁散骑常侍，太常。

齐散骑侍郎、掌中书庾荜出为荆州别驾。

齐给事黄门侍郎，兼尚书吏部郎中顾宪之出为征虏长史、行南兖州事，遭母忧去职。

时萧鸾辅政，防制诸蕃，致密旨于上佐。迁吴兴太守孔琇之为宁朔将军、晋熙王冠军长史，行郢州事，江夏内史。琇之辞，不许。未拜，卒。

孔琇之，会稽山阴人也。祖季恭，光禄大夫，父灵运，著作郎。琇之初为国子生，举孝廉。除卫军行参军，员外郎，尚书三公郎。出为乌程令，有吏能。还迁通直郎，补吴令。有小儿年十岁，偷刈邻家稻一束，琇之付狱治罪。或谏之，琇之曰：“十岁便能为盗，长大何所不为？”县中皆震肃。迁尚书左丞，又以职事知名。转前军将军，兼少府。迁骁骑将军，少府如故。出为宁朔将军、高宗冠军征虏长史、江夏内史。还为正员常侍，兼左民尚书、廷尉卿。出为临海太守，在任清约，罢郡还，献干姜二十斤，世祖嫌少，及知琇之清，乃叹息。除武陵王前军长史，未拜，仍出为辅国将军，监吴兴郡，寻拜太守，治称清严。

齐西阳王左军长史、行会稽郡事陆慧晓徙为晋熙王冠军长史、江夏内史，行郢州事。慧晓历辅五政，治身清肃，僚佐以下造诣，趣起送之。或谓慧晓曰：“长史贵重，不宜妄自谦屈。”答曰：“我性恶人无礼，不容不以礼处人。”未尝卿士大夫，或问其故，慧晓曰：“贵人不可卿，而贱者可卿。人生何容立轻重于怀抱！”终身常呼人位。

齐帝诏新除江州刺史萧子懋留西楚部曲助镇襄阳，单将白直侠靽自随。新除车骑将军陈显达入别，子懋谓曰：“朝廷令身单身而反，身是天王，岂可过尔轻率。今犹欲将二三千人自随，公意何如？”显达曰：“殿下若不留部曲，便是大违敕旨，其事不轻。且此间人亦难可收用。”子懋默然，显达因辞出便发去，子懋计未立，还镇寻阳。

齐西中郎将、荆州刺史、临海郡王萧昭秀以侍中何昌宇为西中郎长史、辅国将军、南郡太守，行荆州事。扶风太守裴叔业迁晋熙王冠军司马。

齐散骑常侍、军主、右将军薛渊加骁骑将军，假节、本官如故。

齐都官尚书、中书令谢朓复为侍中，领新安王师。未拜，固求外出。仍为征虏将军、吴兴太守，受召便述职。

齐帝敕太子舍人、尚书殿中郎谢朓接北使，朓自以口讷，启让不当，见许。

丁未朔，魏帝拓跋宏朝群臣于邺宫澄鸾殿。

大阳蛮酋、征南将军、东荆州刺史、襄阳公桓诞入朝邺宫，魏帝赏遇隆厚。卒，谥曰“刚”。子桓晖，字道进，位龙骧将军、东荆州刺史，袭爵。

戊申，齐尚书右仆射徐孝嗣迁散骑常侍、前将军、丹阳尹；领军将军、鄱阳王萧锵转尚书右仆射，常侍如故；护军将军沈文季为领军将军，侍中如故；前右军将军虞棕以白衣领职。

齐正员郎江祐补丹阳丞，中书郎。江祐，字弘业，济阳考城人也。祖江遵，宁朔参军。父江德邻，司徒右长史。祐姑江氏为萧鸾母，少为鸾所亲，恩如兄弟。宋末解褐晋熙国常侍，太祖徐州西曹，员外郎，萧鸾冠军参军，带溁阳令，竟陵王征北参军，尚书水部郎。萧鸾为吴兴，以祐为郡丞，加宣威将军。庐陵王中军功曹记室，安陆王左军谘议，领录事，带京兆太守。除通直郎，补南徐州别驾。萧鸾辅政，委以心腹。

己酉，齐前将军、梁南秦二州刺史曹虎为督雍州郢州之竟陵司州之随郡军事、冠军将军、雍州刺史。右将军、骠骑将军薛渊为持节、督司州军事、司州刺史，将军如故。河东王萧铉为骠骑将军。散骑常侍、太常桂阳王萧铄加前将军，给油络车，并给扶侍二人。

庚戌，齐中书侍郎、临湘县侯萧懿为持节、都督梁、南、北秦、沙四州诸军事、西戎校尉、梁、南秦二州刺史，加冠军将军。辅国长史申希祖为交州刺史。辅国、游击将军、淮陵太守周奉叔除黄门侍郎。萧懿以新野人庾域为录事参军，带华阳太守。庾域，字司大。

萧鸾就萧懿求诸弟有可委以腹心者，懿言九弟萧恢。鸾以恢为宁远将军，甲仗百人卫东府，且引为骠骑法曹行参军。

齐帝以射声校尉萧坦之世祖旧人，亲信不离，得入内见皇后。帝于宫中及出后堂杂戏狡狴，坦之皆得在侧。或值醉后裸袒，坦之辄扶持谏喻。见帝不可奉，乃改计附西昌侯，密为耳目。除萧坦之为晋安王征北谘议。追录坦之父勋，封临汝县男，食邑三百户。徙征南谘议。

齐镇军大将军、尚书令、西昌侯萧鸾辅政，有所匡谏，帝既在后宫不出，唯遣辅国将军、卫尉萧湛及萧坦之遥进，乃得闻达。湛回附鸾，劝行废立，密召诸王典签约语之，不许诸王外接人物。湛亲要日久，众皆惮而从之。

齐征虏将军、豫州刺史崔慧景以少主新立，密与北魏交通，朝廷疑惧。萧鸾以萧衍

为宁朔将军，戍寿春。慧景惧，白服出迎；衍抚安之。

齐游击将军王广之迁给事中、左卫将军。

萧鸾密有废立意，出侍中、司空王敬则为使持节、都督会稽东阳临海永嘉新安五郡军事、会稽太守，本官如故。

辛亥，齐帝祠南郊。诏曰：“执耜暂忘，悬磬比室，乘机或惰，无褐终年。非怠非荒，虽由王道，不稂不莠，实赖民和。顷岁，多稼无爽，遗秉如积，而三登之美未臻，万斯之基尚远。且风土异宜，百民舛务，刑章治绪，未必同源。妨本害政，事非一揆，冕旒属念，无忘夙兴。可严下州郡，务滋耕殖，相亩辟畴，广开地利，深树国本，克阜民天。又询访狱市，博听谣俗，伤风损化，各以条闻，主者详为条格。”

丁巳，高句丽国遣使朝献于北魏。

戊午，齐帝拜景安陵。

北魏迁京之后，北蕃人夷多有未悟。廷尉卿、广陵王拓跋羽镇抚代京，内外肃然，魏帝嘉之。羽表辞廷尉，不许。

癸亥，魏帝南巡。诏镇军将军、城阳王拓跋鸾留守邺。诏相、兖、豫三州：百年以上假县令，九十以上赐爵二级，七十以上赐爵一级；孤老鳏寡不能自存者，赐粟五石、帛二匹；孝悌廉义、文武应求者，皆以名闻。

魏帝行到朝歌，开阳伯王肃问：“此是何城？”正侍郎成淹言：“纣都朝歌城。”肃言：“故应有殷之顽民也。”淹言：“昔武王灭纣，悉居河洛，中因刘石乱华，仍随司马东渡。”肃知淹寓于青州，乃笑而谓淹曰：“青州间何必无其余种？”淹以肃本隶徐州，言：“青州本非其地，徐州间今日重来，非所知也。”肃遂伏马上掩口而笑，顾谓侍御史张思宁曰：“向者聊因戏言，遂致辞溺。”思宁驰马奏闻，魏帝大悦，谓侍中、始平王拓跋勰曰：“淹此段足为制胜。”

戊辰，魏帝经殷比干之墓，祭以太牢。

齐帝为南郡王时，其父皇太子萧长懋禁其起居，节其用度，帝谓豫章王妃庾氏曰：“阿婆，佛法言，有福德生帝王家。今日见作天王，便是大罪，左右主帅，动见拘执，不如作市边屠酤富儿百倍矣。”及即位，极意赏赐，动百数十万。每见钱，辄曰：“我昔时思汝一文不得，今得用汝未？”期年之间，世祖斋库储钱数亿垂尽。开主衣库与皇后宠姬观之，给阉人竖子各数人，随其所欲，恣意鞫取；取诸宝器以

相剖击破碎之，以为笑乐。居尝裸袒，著红裤，杂采袒服。好斗鸡，密买鸡至数千价。世祖御物甘草杖，宫人寸断用之。毁世祖招婉殿，乞阉人徐龙驹为斋。龙驹自东宫斋师以便佞见宠，为后阁舍人，构造奸邪，以取容媚，凡诸鄙黷杂事，皆龙驹所劝诱也。帝为龙驹置美女伎乐，常住含章殿，著黄纶帽，被貂裘，南面向案，代帝画敕，左右侍直，与帝不异。

齐帝与其父幸姬霍氏淫通，徐龙驹劝长留宫内，声云度霍氏为尼，以余人代之。尝以邪谄自进，每谓人曰：“古时亦有监作三公者。”中书舍人綦母珍之、朱隆之，直阁将军曹道刚、周奉叔，并为帝羽翼。珍之所论荐，事无不允；内外要职，皆先论价，旬月之间，家累千金；擅取官物及役作，不俟诏旨。有司至相语云：“宁拒至尊敕，不可违舍人命。”萧鸾屡谏不纳，先启诛龙驹，帝不能违，而心忌鸾益甚。

己巳，齐新除黄门侍郎周奉叔为持节、都督青冀二州军事、冠军将军、青州刺史。时帝谋诛宰辅，故出奉叔为外援，除黄门郎、南濮阳太守曹道刚中军司马、青冀二州中正，本官如故。奉叔就帝求千户侯，许之。萧鸾以为不可，封曲江县男，三百户，奉叔大怒，于众中攘刀厉目，鸾说喻之，乃受。奉叔辞毕将之镇，部伍已出。鸾虑其一出不可复制，与萧谡谋，称敕召奉叔于省内杀之，勇士数人拳击久之乃死。启帝云“奉叔慢朝廷”。帝不获已，可其奏。

齐溧阳令钱唐杜文谦，尝为南郡王侍读，前此说綦母珍之曰：“天下事可知，灰尽粉灭，匪朝伊夕；不早为计，吾徒无类矣。”珍之曰：“计将安出？”文谦曰：“先帝旧人，多见摈斥，今召而使之，谁不慷慨！近闻王洪范与宿卫将万灵会等共语，皆攘袂捶床；君其密报周奉叔，使万灵会等杀萧谡，则宫内之兵皆我用也。即勒兵入尚书，斩萧令，两都伯力耳。今举大事亦死，不举事亦死；二死等耳，死社稷可乎！若迟疑不断，复少日，录君称敕赐死，父母为殉，在眼中矣。”珍之不能用。及鸾杀奉叔，并收珍之、文谦，杀之。

杨珉之及母为齐帝所宠，恩情特隆，赏赐倾府藏。珉之为皇后何婧英所幸，常居中内侍。萧鸾初令卫尉萧谡、征北谘议萧坦之请诛珉之，皇后与帝同席坐，流涕复面，谓坦之曰：“杨郎好年少，无罪，何可枉杀！”坦之乃耳语于帝曰：“此事别有一意，不可令人闻。”帝呼皇后曰：“阿奴暂起去。”坦之乃曰：“外间并云杨珉之与皇后有情，闻彰遐迩，此事自古所无，恐必误官事。”帝不得已，乃许之，杨珉之及母并下狱死。帝俄赦原之，已行刑矣。

乙亥，魏帝幸洛阳西宫。开阳伯王肃因侍宴。帝又戏肃曰：“近者行次朝歌，闻成淹共卿殊有往覆，卿试重叙之。”肃言：“臣前朝歌为淹所困，不谓此事仰闻听览。臣尔日失言，一之已甚，岂宜再说。”遂皆大笑。帝又谓肃曰：“淹能制卿，其才亦不困。”肃言：“淹才词便为难有，圣朝宜应叙进。”帝言：“若因此进淹，

恐辱卿转甚。”肃言：“臣屈己达人，正可显臣之美。”帝曰：“卿既为人所屈，欲求屈己之名，复于卿太优。”肃言：“淹既蒙进，臣得屈己伸人，此所谓陛下惠而不费。”遂酣笑而止。乃赐成淹龙厩上马一匹，并鞍勒宛具、朝服一袭，转谒者仆射。

北魏著作佐郎韩显宗兼中书侍郎。既定迁都，显宗上书：

“其一曰：窃闻舆驾今夏若不巡三齐，当幸中山，窃以为非计也。何者？当今徭役宜早息，洛京宜速成。省费则徭役可简，并功则洛京易就。往冬舆驾停邺，是闲隙之时，犹编户供奉，劳费为剧。圣鉴矜愍，优旨殷勤，爵浹高年，赙周鰥寡，虽赈普霑今，犹恐来夏菜色。况三农要时，六军云会，其所损业，实为不少。虽调敛轻省，未足称劳，然大驾亲临，谁敢宁息？往来承奉，纷纷道路，田蚕暂废，则将来无资。此国之深忧也。且向炎暑，而六军暴露，恐生疠疫，此可忧之次也。臣愿舆驾早还北京，以省诸州供帐之费，并功专力，以营洛邑。则南州免杂徭之烦，北都息分析之叹；洛京可以时就，迁者僉尔如归。

“其二曰：自古圣帝必以俭约为美，乱主必以奢侈贻患。仰惟先朝，皆卑宫室而致力于经略，故能基宇开广，业祚隆泰。今洛阳基址，魏明帝所营，取讥前代。伏愿陛下，损之又损。顷来北都富室，竞以第宅相尚，今因迁徙，宜申禁约，令贵贱有检，无得逾制。端广衢路，通利沟渠，使寺署有别，四民异居，永垂百世不刊之范，则天下幸甚矣。

“三曰：窃闻舆驾还洛阳，轻将数千骑。臣甚为陛下不取也。夫千金之子，犹坐不垂堂，况万乘之尊，富有四海乎？警蹕于闾闼之内者，岂以为仪容而已？盖以戒不虞也。清道而后行，尚恐銜蹶之或失，况履涉山河，而不加三思哉！此愚臣之所以悚息，伏愿少垂省察。

“其四曰：伏惟陛下，耳听法音，目玩坟典，口对百辟，心虞万几，晷昃而食，夜分而寝。加以孝思之至，随时而深，文章之业，日成篇卷。虽睿明所用，未足为烦，然非所以畜神养性，颐无疆之祚。庄周有言：形有待而智无涯。以有待之形，役无涯之智，殆矣。此愚臣所不安，伏愿陛下垂拱司契，委下责成，唯冕旒垂纒，而天下治矣。”

魏帝颇纳之。

韩显宗又上言曰：“进贤求才，百王之所先也。前代取士，必先正名，故有贤良、方正之称。今之州郡贡察，徒有秀、孝之名，而无秀、孝之实。而朝廷但检其门望，不复弹坐。如此，则可令别贡门望，以叙士人，何假冒秀、孝之名也？夫门望者，是其父祖之遗烈，亦何益于皇家？益于时者，贤才而已。苟有其才，虽屠钓奴隶

之贱，圣皇不耻以为臣；苟非其才，虽三后之胤，自坠于阜隶矣。是以大才受大官，小才受小官，各得其所，以致雍熙。议者或云，今世等无奇才，不若取士于门。此亦失矣。岂可以世无周邵，便废宰相而不置哉？但当校其有寸长铢重者，即先叙之，则贤才无遗矣。”

韩显宗又曰：“夫帝皇所以居尊以御下者，威也；兆庶所以徙恶以从善者，法也。是以有国有家，必以刑法为治，生民之命，于是而在。有罪必罚，罚必当辜，则虽箠挞之刑，而人莫敢犯也。有制不行，人得侥幸，则虽参夷之诛，不足以肃。自太和以来，多坐盗弃市，而远近肃清。由此言之，止奸在于防检，不在严刑也。今州郡牧守，邀当时之名，行一切之法；台阁百官，亦咸以深酷为无私，以仁恕为容盗。迭相敦厉，遂成风俗。陛下居九重之内，视人如赤子；百司分万务之要，遇下如仇讎。是则尧舜止一人，而桀纣以千百。和气不至，盖由于此。《书》曰：‘与其杀不辜，宁失不经。’实宜敕示百僚，以惠元元之命。”

韩显宗又曰：“昔周王为犬戎所逐，东迁河洛，镐京犹称‘宗周’，以存本也。光武虽曰中兴，实自创革，西京尚置京尹，亦不废旧。今陛下光隆先业，迁宅中土，稽古复礼，于斯为盛。岂若周汉出于不得已哉？按《春秋》之义，有宗庙曰都，无则谓之邑，此不刊之典也。况北代宗庙在焉，山陵托焉，王业所基，圣躬所载，其为神乡福地，实亦远矣。今便同之郡国，臣窃不安。愚谓代京宜建畿置尹，一如故事，崇本重旧，以光万叶。”

韩显宗又曰：“伏见洛京之制，居民以官位相从，不依族类。然官位非常，有朝荣而夕悴，则衣冠沦于厮竖之邑，臧获腾于膏腴之里。物之颠倒，或至于斯。古之圣王，必令四民异居者，欲其业定而志专。业定则不伪，志专则不淫。故耳目所习，不督而就；父兄之教，不肃而成。仰惟太祖道武皇帝创基拨乱，日不暇给，然犹分别士庶，不令杂居；伎作屠沽，各有攸处。但不设科禁，卖买任情，贩贵易贱，错居混杂。假令一处弹箏吹笛，缓舞长歌；一处严师苦训，诵诗讲礼。宣令童龀，任意所从，其走赴舞堂者万数，往就学馆者无一。此则伎作不可杂居，士人不宜异处之明验也。故孔父云里仁之美，孟母弘三徙之训，贤圣明诲，若此之重。今令伎作家习士人风礼，则百年难成；令士人儿童效伎作容态，则一朝可得。是以士人同处，则礼教易兴；伎作杂居，则风俗难改。朝廷每选举人士，则校其一婚一宦，以为升降，何其密也。至于开伎作宦途，得与膏粱华望接闲连薨，何其略也。此愚臣之所惑。今稽古建极，光宅中区，凡所徙居，皆是公地，分别伎作，在于一言，有何为疑而阙盛美。”

韩显宗又曰：“自南伪相承，窃有淮北，欲擅中华之称，且以招诱边民，故侨置中州郡县。自皇风南被，仍而不改，凡有重名，其数甚众。疑惑书记，错乱区宇。非所以疆域物土，必也正名之谓也。愚以为可依地理旧名，一皆厘革。小者并合，大者分置。及中州郡县，昔以户少并省；今人口既多，亦可复旧。君人者，以天下为

家，不得有所私也。故仓库储贮，以俟水旱之灾，供军国之用，至于有功德者，然后加赐。爰及末代，乃宠之所隆，赐赉无限。自比以来，亦为太过。在朝诸贵，受禄不轻，土木被锦绣，僮妾厌粱肉，而复厚赉屡加，动以千计。若分赐鳏寡，贍济实多。如不悛革，岂周给不继富之谓也？愚谓事有可赏，则明旨褒扬，称事加赐，以劝为善；不可以亲近之昵，猥损天府之储。”

韩显宗又曰：“诸宿卫内直者，宜令武官习弓矢，文官讽书传。而今给其搏博之具，以成褻狎之容，长矜争之心，恣喧嚣之慢，徒损朝仪，无益事实。如此之类，一宜禁止。”

魏帝善之。

二月己丑，魏帝行幸河阴，亲规方泽之所。

辛卯，齐帝祠明堂。

丙申，北魏河南王拓跋干徙封赵郡王，颍川王拓跋雍徙封高阳王。

赵郡王拓跋干除都督冀定瀛三州诸军事、征东大将军、冀州刺史，开府如故，赐杂物五百段，又密赐黄金十斤。帝亲饯于近郊，诏干曰：“夫刑狱之理，先哲所难，然既有邦国，得不自励也。汝，我之懿弟，当十修厥德，光宗有魏，深思远图，如临深履薄。若恃亲重，不务世政，国有常宪，方增悲感。”帝诏以李凭为长史，唐茂为司马，卢尚之为谏议参军以匡弼之。而凭等谏诤，干殊不纳。州表斩盗马人，于律过重，而尚书以干初临，纵而不劾。诏曰：“夫刑以节人，罪必无滥，故刑罚不中，民无措足。若必以威杀为良，则应泛通众牧。苟须有禁，何得不稽之正典？又律令条宪，无听新君加戮之文；典礼旧章，不著始临专威之美。尚书曲阿朕意，实伤皇度。干暗于治理，律外重刑，并可推闻。”

壬寅，魏帝北巡。散骑常侍、北海王拓跋详常与侍中、始平王拓跋勰并在舆辇，陪侍左右。至二皇子拓跋恪射铭之所，魏帝停驾，诏诸弟及侍臣，皆试射远近，唯详箭不及恪箭所十余步。帝嘉之，拊掌欣笑，遂诏勒铭，亲自为制。五等开建，拓跋详食邑二千户。迁侍中，转秘书监。

癸卯，魏帝济河。齐帝遣司徒参军刘敦、车骑参军沈宏使于北魏。

甲辰，魏帝诏天下，喻以迁都之意。

三月癸亥，魏帝次句注陁南，皇太子朝于蒲池。

壬申，魏帝至平城。太尉、平阳郡公拓跋丕迎帝，请作歌，诏许之。歌讫，帝曰：“公倾朕还车，故亲歌述志。今经构既有次第，故暂还旧京，愿后时亦同兹适。”

癸酉，魏帝临朝堂，部分迁留。

甲戌，魏帝谒永固陵。

闰三月庚辰，北魏罢西郊祭天。

辛巳，齐卫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、武陵王萧晔薨，年二十八，薨。赐东园秘器，朝服。赠司空，侍中如故。给节，班剑二十人。

齐太傅、竟陵王萧子良疾笃，谓左右曰：“门外应有异。”遣人视，见淮中鱼万数，皆浮出水上向城门。

戊子，齐太傅、司徒、中书监、扬州刺史、竟陵王萧子良薨，时年三十五。帝常虑子良有异志，及薨，甚悦，诏给东园温明秘器，敛以衮冕之服。东府施丧位，大鸿胪持节监护，太官朝夕送祭。又诏曰：“褒崇明德，前王令典，追远尊亲，沿情所隆。故使持节、都督扬州诸军事、中书监、太傅、领司徒、扬州刺史、竟陵王、新除督南徐州，体睿履正，神鉴渊邈。道冠民宗，具瞻允集。肇自弱龄，孝友光备。爰及赞契，协升景业。燮曜台陞，五教克宣。敷奏朝端，百揆惟穆。寄重先顾，任均负图。谅以齐晖《二南》，同规往哲。方凭保佑，永翼雍熙。天不懋遗，奄焉薨逝。哀慕抽割，震于厥心。今龟谋袭吉，先远戒期。宜崇嘉制，式弘风烈。可追崇假黄钺、侍中、都督中外诸军事、太宰、领大将军、扬州牧，绿綬绶，备九服锡命之礼。使持节、中书监、王如故。给九旒鸾辂，黄屋左纛，轳辘车，前后部羽葆鼓吹，挽歌二部，虎贲班剑百人，葬礼依晋安平王孚故事。”世子右军将军萧昭胄嗣。

初，豫章王萧嶷葬金牛山，文惠太子萧长懋葬夹石，子良临送，望祖劭山，悲感叹曰：“北瞻吾叔，前望吾兄，死而有知，请葬兹地。”既薨，遂葬焉。子良所著内外文笔数十卷，虽无文采，多是劝戒。建武中，故吏范云上表为子良立碑，事不行。

齐司徒左长史张融有孝义，忌月三旬不听乐，事嫂甚谨。始，宋丞相刘义宣起事，父张畅以不同将见杀，司马竺超民谏免之。畅临终谓诸子曰：“昔丞相事难，吾缘竺司马得活，尔等必报其子弟。”后超民孙司马微冬月遭母丧，居贫，融往吊之，悉脱衣以为赙，披牛被而反。常以兄事微。豫章王嶷、竟陵王子良薨，自以身经佐吏，哭辄尽恸。

壬辰，魏帝临太极殿，谕太尉拓跋丕等在代群臣以迁移之略，各陈其志。燕州刺史穆羆进曰：“移都事大，如臣愚见，谓为未可。”帝曰：“卿便言不可之理。”羆曰：“北有猥狁之寇，南有荆扬未宾，西有吐谷浑之阻，东有高句丽之难。四方未平，九区未定。以此推之，谓为不可。征伐之举，要须戎马，如其无马，事不可克。”帝曰：“卿言无马，此理粗可。马常出北方，厩在此置，卿何虑无马？今代在恒山之北，为九州之外，以是之故，迁于中原。”羆曰：“臣闻黄帝都涿鹿。以此言之，古昔圣王不必悉居中原。”帝曰：“黄帝以天下未定，居于涿鹿；既定之后，亦迁于河南。”尚书于果曰：“臣诚不识古事，如闻百姓之言，先皇建都于此，无何欲移，以为不可。中原其如是所由拟，数有篡夺。自建邑平城以来，与天地并固，日月齐明。臣虽管见肤浅，性不昭达，终不以恒代之地，而拟伊洛之美。但以安土重迁，物之常性，一旦南移，惧不乐也。”丕曰：“陛下去岁亲御六军讨萧氏，至洛，遣任城王澄宣旨，敕臣等议都洛。初奉恩旨，心情惶越。凡欲迁移，当讯之卜筮，审定吉否，然后可。”帝谓丕曰：“往在邺中，司徒公诞、咸阳王禧、少傅李冲等皆欲请龟占移洛吉凶之事。朕时谓诞等曰，昔周邵卜宅伊洛，乃识至兆。今无若斯之人，卜亦无益。然卜者所以决疑，此既不疑，何须卜也？昔轩辕卜兆龟焦，卜者请访诸贤哲，轩辕乃问天老，天老谓为善。遂从其言，终致昌吉。然则至人之量未然，审于龟矣。朕既以四海为家，或南或北，迟速无常。南移之民，朕自多积仓储，不令窘乏。”丕曰：“臣仰奉慈诏，不胜喜舞。”帝诏群官曰：“卿等或以朕无为移徙也。昔平文皇帝弃背率土，昭成营居盛乐，太祖道武皇帝神武应天，迁居平城。朕虽虚寡，幸属胜残之运，故移宅中原，肇成皇宇。卿等当奉先君令德，光迹洪规。”前怀州刺史青龙，前秦州刺史吕受恩等仍守愚固，帝皆抚而答之，辞屈而退。迁都议定，诏廷尉卿、广陵王拓跋羽兼太尉，告于庙社。

北魏镇北将军、燕州刺史穆羆迁都督夏州、高平镇诸军事，本将军，夏州刺史，镇统万。又除侍中、中书监。

初，皇后姊大冯氏入宫未几疾病，文明太后冯氏乃遣还家为尼。魏帝犹留念焉。岁余而太后崩。帝服终，颇存访之。又闻大冯氏素疹痊除，遣阉官双三念玺书劳问，遂迎赴洛阳。及至，宠爱过初，专寝当夕，宫人稀复进见。拜为左昭仪。大冯氏方讟诉皇后小冯氏，帝蛊而惑之。大冯氏始以疾归，颇有失德之闻。

大冯氏之前废也，散骑常侍、安西将军、华州刺史、宕昌侯王遇颇言其过。及后进幸，魏帝对李冲等申后无咎，而称遇谤议之罪。冲言：“果尔，遇合死也。”帝曰：“遇旧人，未忍尽之，当止黜废耳。”遂遣御史驰驿免遇官，夺其爵，收衣冠，以民还私第。

丁酉，齐侍中、骠骑将军、庐陵王萧子卿为卫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，置兵佐。散骑常侍、尚书右仆射、鄱阳王萧锵为侍中、骠骑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，领兵置佐。

齐鄱阳王萧铨雍容得物情，为齐帝所依信。帝心疑萧鸾，诸王问讯，独留铨谓之曰：“公闻鸾于法身何如？”铨曰：“臣鸾于宗戚最长，且受寄先帝。臣等年皆尚少，朝廷之干，唯鸾一人，愿陛下无以为虑。”帝退谓徐龙驹曰：“我欲与公共计取鸾，公既不同，我不能独办，且复小听。”

戊戌，齐帝以武都氏、前将军、沙州刺史、阴平王杨灵为使持节、督沙州诸军事、平西将军、平羌校尉、沙州刺史。

武都氏王杨集始自北魏攻入武兴，以城降北魏，氏人苻幼孙起义攻之。

夏四月乙丑，齐南东海太守、行南徐州事萧颖胄为持节、督青冀二州军事、辅国将军、青冀二州刺史。不行，除黄门郎，领四厢直。迁卫尉。

齐豫章内史、始安王萧遥光除骁骑将军、冠军将军、南东海太守，行南徐州事；仍除南彭城太守，将军如故；又除辅国将军、吴兴太守。

丁卯，齐镇军大将军、尚书令、西昌侯萧鸾即本号加中书监、开府仪同三司。

戊辰，齐中军将军、新安王萧昭文为使持节、都督扬南徐二州诸军事、扬州刺史，将军如故。

齐车骑长史沈约除吏部郎，出为宁朔将军、东阳太守。

初，齐太学博士王智深撰《宋纪》书成三十卷，齐世祖后召见智深于鹞明殿，令拜表奏上。表未奏而世祖崩。隆昌元年，齐帝敕索其书，智深迁为竟陵王司徒参军，坐事免。江夏王锋、衡阳王钧并善待之。初，智深为司徒袁粲所接，及撰《宋纪》，意常依依。粲幼孤，祖母名其为愍孙，后慕荀粲，自改名，会稽贺乔讥之，智深于是著论。家贫无人事，尝饿五日不得食，掘苕根食之。司空王僧虔及子王志分与衣食。卒于家。先是陈郡袁炳，字叔明，有文学，亦为袁粲所知。著《晋书》未成，卒。

五月甲戌朔，日有蚀之。

乙亥，魏帝诏罢五月五日、七月七日飨。

北魏广陵王拓跋羽奏：“外考令文，每岁终，州镇列牧守治状。及至再考，随其品第，以彰黜陟。去十五年中，在京百僚，尽已经考为三等。此年便是三载，虽外有成令，而内令未班。内外考察，理应同等。臣辄推准外考，以定京官治行。”诏曰：“虽内考未宣，绩已久著，故《明堂》、《月令》载公卿大夫论考属官之治，职

区分著。三公疑尚书三载殿最之义，此之考内，已为明矣。但论考之事，理在不轻，问绩之方，应关朕听，辄尔轻发，殊为躁也。每考之义，应在年终，既云此年，何得春初也！今始维夏，且待至秋后。”

齐广州刺史刘缵为奴所杀，辅国将军、始兴内史王诩率郡兵讨之。

六月丙寅，齐黄门侍郎王思远为使持节、都督广交越三州诸军事、宁朔将军、平越中郎将、广州刺史。

北魏平北将军鲁直清率众降齐朝，以为督洛州军事，领平戎校尉、征虏将军、洛州刺史。

齐帝以高句丽王乐浪公高云为使持节、散骑常侍、都督营平二州诸军事、征东大将军、高句丽王、乐浪公。

己巳，魏帝诏固安惠侯卢度世第三子卢昶为太子中舍人、兼员外散骑常侍，与兼员外散骑侍郎王清石使于齐朝。帝诏昶曰：“卿便至彼，勿存彼我。密迓江扬，不早当晚，会是朕物。卿等欲言，便无相疑难。”又敕副使王清石曰：“卿莫以本是南人，言语致虑。若彼先有所知所识，欲见便见，须论即论。卢昶正是宽柔君子，无多文才，或主客命卿作诗，可率卿所知，莫以昶不作，便复罢也。凡使人之体，以和为贵，勿递相矜夸，见于色貌，失将命之体。卿等各率所知，以相规诲。”

秋七月乙亥，北魏中书监、齐郡开国公、宋王刘昶为除使持节、都督吴越楚彭城诸军事、大将军，固辞，诏不许，又赐布千匹。

北魏安定王拓跋休寝疾，魏帝幸其第，流涕问疾。中使医药，相望于路。

壬午，北魏侍中、大司马、安定王拓跋休薨，赠帛三千匹。自薨至殡，车驾三临。魏帝至其门，改服锡衰，素弁加经。皇太子、百官皆从行吊礼。及将葬，又赠布帛二千匹，谥曰“靖王”。诏假黄钺，加羽葆、鼓吹、虎贲、班剑六十三人，悉准三老尉元之仪。帝亲送出郊，恸哭而返，诸王恩礼莫比焉。长子拓跋安，幼年早卒。次子拓跋燮，袭，除下大夫。燮弟拓跋愿平，清狂无行。次子元燮，除下大夫。

拓跋休薨，未及卒哭，步兵校尉拓跋嵩便游田。魏帝闻而大怒，诏曰：“嵩不能克己复礼，企心典宪，大司马薨殂甫尔，便以鹰鹞自娱。有如父之痛，无犹子之情，捐心弃礼，何其太速！便可免官。”

辛卯，高句丽国遣使朝贡于北魏。

魏帝谓廷尉卿、广陵王拓跋羽曰：“迁都洛阳，事格天地，但汝之迷，徒未开沉鄣耳。朕家有四海，往来何难？朕初发洛阳，教示永寿，皆谓分别。比自来后，诸处分之事，已差前敕。今举大功，宁为虚费？且朕无周召之弟，岂容晏安日逸。今便北巡，迁留之事，当称朕怀。”

壬辰，魏帝北巡。留吏部尚书、任城王拓跋澄简旧臣。初，魏自公侯以下，迄于选臣，动有万数，冗散无事。澄品为三等，量其优劣，尽其能否之用，咸无怨者。

尼媪霍氏入齐建康宫，颇传异语，齐帝乃疑尚书令、西昌侯萧鸾有异志。中书令何胤直殿省，帝与胤谋诛鸾，令胤受事，胤不敢当，依违杜谏，帝意复止。乃谋出鸾于西州，中敕用事，不复关谘。鸾虑变，与萧湛及萧坦之定谋废帝。鸾以谋告尚书左仆射王晏，晏便响应推奉；又告前将军、丹阳尹徐孝嗣，孝嗣奉旨无所厘赞。帝腹心直阁将军曹道刚疑外间有异，密有处分，湛未能发。

时齐之旧臣皆于萧鸾引参谋策。征虏将军、吴兴太守谢朓内图止足，且实避事。弟谢朓，时为吏部尚书。朓至郡，致酒数斛，遗书曰：“可力饮此，勿豫人事。”朓居郡每不治，而常务聚敛，众颇讥之，亦不屑也。

齐始兴内史萧季敞、南阳太守萧颖基迁都尉并应还都，萧湛欲待二萧至，藉其势力以举事。萧鸾虑事变，以告萧坦之，坦之驰谓湛曰：“废天子古来大事。比闻曹道刚、朱隆之等转已猜疑。卫尉明日若不就事，无所复及。弟有百岁母，岂能坐听祸败，政应作余计耳！”湛性险进无计略，惶遽。

二十二日壬辰，萧鸾使萧湛、萧坦之等入宫，黄门郎、中军司马曹道刚直阁省，萧湛先入户，若欲论事，兵人随后奄进，以刀刺之，洞胸死。又于省诛朱隆之等。鸾率兵自尚书入云龙门，戎服加朱衣于上。比入门，三失履。王晏、徐孝嗣、萧坦之、陈显达、王广之、沈文季系进。帝在寿昌殿，裸身与霍氏相对，闻外有变，使闭内殿诸房阁，令阉人登兴光楼望，还报云：“见一人戎服，从数百人，急装，在西钟楼下。”须臾，萧湛领兵先入宫，截寿昌阁，斋内仗身素隶服湛，莫有动者。帝走向爱姬徐氏房，拔剑自刺不中，以帛缠颈，舆接出延德殿。湛初入殿，宿卫将士皆操弓盾欲拒战，湛谓之曰：“所取自有人，卿等不须动！”宿卫信之，及见帝出，各欲自奋，帝竟无一言。出西弄，杀之，时年二十一，舆尸出徐龙驹宅，殡葬以王礼。余党亦见诛。

齐帝被废日，侍中、骠骑将军、鄱阳王萧锵竟不知。初闻外有变，犹密为手敕呼萧湛，湛之见信如此。

萧鸾领兵入殿，左右惊走报吏部尚书谢朓。朓与客围棋，每下子，辄云“其当有意”。竟局，乃还斋卧，竟不问外事也。朝臣皆被召入宫参承萧鸾，散骑常侍、光禄大

夫张瑰托脚疾不至。前右军将军虞惊窃叹曰：“王、徐遂缚袴废天子，天下岂有此理邪？”侍中、领国子祭酒江敦至云龙门，托药醉吐车中而去。

齐帝既死，尚书令、西昌侯萧鸾议立新安王萧昭文为帝，须太后令，丹阳尹徐孝嗣于袖中出而奏之，鸾大悦。

癸巳，宣齐皇太后王宝明令曰：“镇军、车骑、左仆射、前将军、领军、左卫、卫尉、八座：自我皇历启基，受终于宋，睿圣继轨，三叶重光。太祖以神武创业，草昧区夏，武皇以英明提极，经纬天人。文帝以上哲之资，体元良之重，虽功未被物，而德已在民。三灵之眷方永，七百之基已固。嗣主特钟沴气，爰表弱龄，险戾著于绿车，愚固彰于崇正。狗马是好，酒色方湏。所务唯鄙事，所疾唯善人。世祖慈爱曲深，每加容掩，冀年志稍改，立守神器。自入纂鸿业，长恶滋甚。居丧无一日之哀，纁经为欢宴之服。昏酣长夜，万机斯壅，发号施令，莫知所从。阍竖徐龙驹专总枢密，奉叔、珍之互执权柄，自以为任得其人，表里缙穆，迈萧、曹而愈信、布，倚太山而坐平原。于是恣情肆意，罔顾天显，二帝姬嫔，并充宠御，二宫遗服，皆纳玩府。内外混漫，男女无别。丹屏之北，为酤鬻之所，青蒲之上，开桑中之肆。又微服潜行，信次忘反，端委以朝虚位，交戟而守空宫积旬矣。宰辅忠贤，竭诚奉主，诛锄群小，冀能俊革，曾无克己，更深怨憾。公卿股肱，以异己置戮，文武昭穆，以德誉见猜。放肆丑言，将行屠脍，社稷危殆，有过缀旒。昔太宗克光于汉世，简文代兴于晋氏，前事之不忘，后人之师也。镇军居正体道，家国是赖，伊霍之举，实寄渊谟，便可详依旧典，以礼废黜。中军将军新安王，体自文皇，睿哲天秀，宜入嗣鸿业，永宁四海。外即以礼奉迎。未亡人属此多难，投笔增慨。”追废帝萧昭业为郁林王，皇后何婧英贬为郁林王妃，迎立新安王萧昭文。

齐帝赏赐无度，及至废黜，府库空尽。

先是永明初，御史中丞刘休荐尚书仪曹郎傅昭于齐武帝萧赜，以昭为皇孙南郡王侍读。王嗣帝位，故时臣隶争求权宠，惟昭及尚书都官郎宗夬，保身守正，无所参入，帝见诛，宠旧多罹其祸，惟夬及昭以清正免。

傅昭，字茂远，北地灵州人，晋司隶校尉傅咸七世孙也。祖和之，父傅淡，善《三礼》，知名宋世。淡事宋竟陵王刘诞，诞反，淡坐诛。昭六岁而孤，哀毁如成人者，宗党咸异之。十一，随外祖于朱雀航卖历日。为雍州刺史袁顓客，顓尝来昭所，昭读书自若，神色不改。顓叹曰：“此儿神情不凡，必成佳器。”司徒建安王休仁闻而悦之，因欲致昭，昭以宋氏多故，遂不往。或有称昭于廷尉虞愿，愿乃遣车迎昭。时愿宗人通之在坐，并当世名流，通之赠昭诗曰：“英妙擅山东，才子倾洛阳。清尘谁能嗣，及尔遘遗芳。”太原王延秀荐昭于丹阳尹袁粲，深为所礼，辟为郡主簿，使诸子从昭受学。会宋明帝崩，粲造哀策文，乃引昭定其所制。每经昭户，辄叹曰：“经其户，寂若无人，披其帷，其人斯在，岂非名贤！”寻为总明学士、

奉朝请。齐永明中，累迁员外郎、司徒竟陵王子良参军、尚书仪曹郎。

宗夬，字明扬，南阳涅阳人也，世居江陵。祖宗炳，宋时征太子庶子不就，有高名。父宗繁，西中郎谘议参军。夬少勤学，有局干。弱冠，举郢州秀才，历临川王常侍、骠骑行参军。齐司徒竟陵王集学士于西邸，并见图画，夬亦预焉。永明中，与北魏和亲，敕夬与尚书殿中郎任昉同接魏使，皆时选也。南郡王萧昭业居西州，以夬管书记，夬既以笔札被知，亦以贞正见许，故任焉。俄而文惠太子萧长懋薨，王为皇太孙，夬仍管书记。及太孙即位，多失德，夬颇自疏，得为秣陵令，迁尚书都官郎。

萧鸾欲以侍中、领军将军沈文季为江州，遣左右单景隽宣旨，文季口自陈让，称年老不愿外出，因问右执法有人未，景隽还具言之。平东将军、会稽太守、西阳王萧子明为右将军、中书令。

齐辅国将军、吴兴太守王秀之卒官，年五十三。谥曰“简子”。秀之宗人王僧祐，太尉王俭从祖兄也。父王远，光禄勋。宋世为之语曰：“王远如屏风，屈曲从俗，能蔽风露。”而僧祐负气不群，俭常候之，辞不相见。世祖数阅武，僧祐献《讲武赋》，俭借观，僧祐不与。竟陵王子良闻僧祐善弹琴，于座取琴进之，不肯从命。永明末，为太子中舍人，在直属疾，代人未至，僧祐委出，为有司所奏，赎论。官至黄门郎。时卫军掾孔道亦抗直，著《三吴决录》，不传。

齐侍中袁彖形体充腴，有异于众。每从车驾射雉在郊野，数人推扶乃能徒步。幼而母卒，养于伯母王氏，事之如亲。闺门中甚有孝义。隆昌元年，卒。年四十八。谥“靖子”。

齐太孙中庶子、卫军武陵王长史袁昂丁内忧，哀毁过礼。服未除而从兄袁彖卒。昂幼孤，为彖所养，乃制期服。人有怪而问之者，昂致书以喻之曰：“窃闻礼由恩断，服以情申。故小功他邦，加制一等，同纛有緦，明之典籍。孤子夙以不天，幼倾乾廕，资敬未奉，过庭莫承。藐藐冲人，未达朱紫。从兄提养训教，示以义方，每假其谈价，虚其声誉，得及人次，实亦有由。兼开拓房宇，处以华旷，同财共有，恣其取足。尔来三十余年，怜爱之至，无异于己。姊妹孤侄，成就一时，笃念之深，在终弥固，此恩此爱，毕壤不追。既情若同生，而服为诸从，言心即事，实未忍安。昔马棱与弟毅同居，毅亡，棱为心服三年。由也之不除丧，亦缘情而致制，虽识不及古，诚怀感慕。常愿千秋之后，从服期齐；不图门衰，祸集一旦，草土残息，复罹今酷，寻惟恻绝，弥剧弥深。今以余喘，欲遂素志，庶寄其罔慕之痛，少申无已之情。虽礼无明据，乃事有先例，率迷而至，必欲行之。君问礼所归，谨以谄白。临纸号哽，言不识次。”

乐颐，字文德，南阳涅阳人。世居南郡。少而言行和谨，仕为京府参军。父在郢州

病亡，顾忽思父涕泣，因请假还，中路果得父凶问。顾便徒跣号咷，出陶家后渚，遇商人附载西上，水浆不入口数日。尝遇病，与母隔壁，忍痛不言，啮被至碎，恐母之哀己也。湘州刺史王僧虔引为主簿，以同僚非人，弃官去。吏部郎庾杲之尝往候，顾为设食，枯鱼菜菹而已。杲之曰：“我不能食此。”母闻之，自出常膳鱼羹数种。杲之曰：“卿过于茅季伟，我非郭林宗。”仕至郢州治中，卒。

乐顾弟乐预亦孝，父临亡，执其手以托郢州行事王奂，预悲感闷绝，吐血数升，遂发病。官至骠骑录事。隆昌末，预谓丹阳尹徐孝嗣曰：“外传藉藉，似有伊周之事，君蒙武帝殊常之恩，荷托付之重，恐不得同人此举。人笑褚公，至今齿冷。”孝嗣心甚纳之。建武中为永世令，民怀其德。卒官。有一老妪行担斛藜叶将诣市，闻预死，弃担号泣。

齐散骑常侍，秘书监，吴郡中正，光禄大夫。加给事中国子祭酒陆澄以老疾，转光禄大夫，加散骑常侍，未拜，卒。年七十。谥“靖子”。澄当世称为硕学，读《易》三年不解文义，欲撰《宋书》竟不成。王俭戏之曰：“陆公，书厨也。”家多坟籍，人所罕见。撰地理书及杂传，死后乃出。

陆澄弟陆鲜，得罪宋世，当死。澄于路见舍人王道隆，叩头流血，以此见原。扬州主簿顾测以两奴就鲜质钱，鲜死，子晖诬为卖券。澄为中丞，测与书相往反，后又笺与太守萧纡面云：“澄欲遂子弟之非，未近义方之训，此趋贩所不为，况搢绅领袖，儒宗胜达乎？”测遂为澄所排抑，世以此少之。

丁酉，齐新安王萧昭文即皇帝位。以尚书令、镇军大将军、西昌侯萧鸾为使持节、都督扬南徐二州军事、骠骑大将军、录尚书事、扬州刺史，开府如故，增班剑为三十人，封宣城郡公，二千户。镇东府城。给兵五千人，钱二百万，布千匹。西昌侯故夫人刘惠端赠宣城王妃。诏曰：“太祖高皇帝英谋光大，受命作齐；世祖武皇帝宏猷冠世，继晖下武；世宗文皇帝清明懿铄，四海宅心；并德漏下泉，功昭上象，声教所覃，无思不治。洪基式固，景祚方融，而天步多阻，运钟否剥。嗣君昏忍，暴戾滋多，弃侮天经，悖灭人纪。朝野重足，遐迩侧视，民怨神恫，宗祧如缀。赖忠谏肃举，霄汉廓清，俾三后之业，绝而复纽，七百之庆，危而复安。猥以冲人，入纂乾绪，载怀馭朽，若坠诸渊，思与黎元，共绥戩福。”大赦，改元“延兴”。文武赐位二等。

齐骠骑大将军、宣城郡公萧鸾使太子步兵校尉任昉具表草。其辞曰：“臣本庸才，智力浅短。太祖高皇帝笃犹子之爱，降家人之慈；世祖武皇帝情等布衣，寄深同气。武皇大渐，实奉诏言。虽自见之明，庸近所蔽，愚夫一至，偶识量己，实不忍自固于缀衣之辰，拒违于玉几之侧，遂荷顾托，导扬末命。虽嗣君弃常，获罪宣德，王室不造，职臣之由。何者？亲则东牟，任惟博陆，徒怀子孟社稷之对，何救昌邑争臣之讥。四海之议，于何逃责？陵土未乾，训誓在耳，家国之事，一至于斯，非

臣之尤，谁任其咎！将何以肃拜高寝，虔奉武园？悼心失图，泣血待旦。宁容复微荣于家耻，宴安于国危。骠骑上将之元勋，神州仪刑之列岳，尚书是称司会，中书实管王言。且虚饰宠章，委成御侮，臣知不悞，物谁谓宜。但命轻鸿毛，责重山岳，存没同归，毁誉一贯。辞一官不减身累，增一职已黷朝经。便当自同体国，不为饰让。至于功均一匡，赏同千室，光宅近甸，奄有全邦，殒越为期，不敢闻命，亦愿曲留降鉴，即垂听许。巨平之恳诚必固，永昌之丹慊获申，乃知君臣之道，绰有余裕，苟日易昭，敢守难夺。”鸾恶其辞斥，甚愠昉。昉雅善属文，尤长载笔，才思无穷，当世王公表奏，莫不请焉。昉起草即成，不加点窜。沈约一代词宗，深所推挹。

齐征北谘议、临汝县男萧坦之除黄门郎、兼卫尉卿，进爵伯，增邑为六百户。侍中、领军将军沈文季迁尚书右仆射。中书通事舍人、步兵校尉茹法亮为前军将军。

齐散骑常侍、光禄大夫张瑰加右将军。骠骑大将军萧鸾疑外蕃起兵，以瑰镇石头，督众军事。瑰见朝廷多难，遂恒卧疾。

齐前益州刺史刘俊以白衣除兼左民尚书，寻除正。黄门郎刘绘为辅国将军，骠骑谘议，领录事，典笔翰。太子舍人、尚书殿中郎谢朓为骠骑谘议，领记室，掌霸府文笔。又掌中书诏诰，除秘书丞，未拜，仍转中书郎。出为宣城太守，以选复为中书郎。中书郎江祐为谘议参军，领南平昌太守，与萧谡对直东府省内。

时齐帝萧昭文新立，人情未服，萧鸾胛上有赤志，常秘不传，谘议参军、领南平昌太守江祐劝鸾出以示人。晋寿太守王洪范罢任还，鸾袒示之，曰：“人皆谓此是日月相。卿幸无泄言。”洪范曰：“公日月之相在躯，如何可隐。转当言之公卿。”鸾大悦。会直后张伯、尹瓚等屡谋窃发，祐、谡忧虞无计，每夕辄托事外出。及入纂议定，加祐宁朔将军。

戊戌，魏帝谒金陵。

辛丑，魏帝幸朔州。

齐豫州刺史崔慧景遣密启于萧鸾，送诚劝进，鸾以景密与北魏通，有异志，征还，为散骑常侍，左卫将军。

八月癸卯，北魏皇太子朝于行宫。帝谓车骑大将军、司徒、太子太师冯诞无师傅奖导风，诞深自诲责。

甲辰，齐新除卫尉、安复县男萧谡为中领军，进爵为公，二千户。甲仗五十人。入直殿内，月十日还府。司空、会稽太守王敬则进位太尉，侍中、新除车骑将军、丰

城县侯陈显达为司空，进爵公，增邑千户，甲仗五十人入殿。侍中、尚书左仆射王晏为尚书令，加后将军，侍中、中正如故，封曲江县侯，邑千户。给鼓吹一部，甲仗五十人入殿。前将军、丹阳尹徐孝嗣以废立功，封枝江县侯，食邑千户。给鼓吹一部，甲仗五十人入殿，转左仆射，常侍如故。给事中、左卫将军、宁都县子王广之为持节、督豫州郢州之西阳司州之汝南二郡军事、平西将军、豫州刺史。预废郁林勋，增封三百户。骠骑大将军鄱阳王萧锵为司徒，侍中如故。侍中、抚军将军、随郡王萧子隆转中军大将军，侍中如故。子隆年二十一，而体过充壮，常服芦荟丸以自销损。前将军、桂阳王萧铄转侍中、抚军将军，领兵置佐。征北大将军、南兖州刺史、安陆王萧子敬及江州刺史、晋安王萧子懋并加侍中。冠军将军、郢州刺史、晋熙王萧铄进号征虏将军。抚军将军王玄邈迁使持节、安西将军、历阳南谯二郡太守。晋熙王冠军司马裴叔业加宁朔将军，司马如故。诏遣大使巡行风俗。

萧鸾与尚书令王晏宴于东府，语及时事，晏抵掌曰：“公常言晏怯，今定何如？”

齐太尉、会稽太守王敬则名位虽达，不以富贵自遇，危拱傍徨，略不尝坐，接士庶皆吴语，而殷勤周悉。初为散骑使虏，于北馆种杨柳，后员外郎虞长耀北使还，敬则问：“我昔种杨柳树，今若大小？”长耀曰：“虏中以为甘棠。”敬则笑而不答。世祖御座赋诗，敬则执纸曰：“臣几落此奴度内。”世祖问：“此何言？”敬则曰：“臣若知书，不过作尚书书都令史耳，那得今日？”敬则虽不大识书，而性甚警黠，临州郡，令省事读辞，下教判决，皆不失理。

甲辰，魏帝行幸阴山，观云川。

丁未，齐帝诏曰：“新安国五品以上，悉与满叙；自此以下，皆听解遣。其欲仕者，适其所乐。”以骠骑将军、河东王萧铉为南徐州刺史，西中郎将、荆州刺史、临海郡王萧昭秀为车骑将军，卫京师，南徐州刺史、永嘉王萧昭粲为使持节、都督荆雍益宁梁南北秦七州军事、西中郎将、荆州刺史。

齐散骑常侍、光禄大夫张瑰为后将军、南东海太守，秩中二千石，行南徐州府州事，又行河东王国事。到官，复称疾，还为散骑常侍、光禄大夫。

齐游击将军、鲁郡太守刘系宗除骠骑将军，仍除宁朔将军、宣城太守。系宗久在朝省，闲于职事。萧鸾曰：“学士不堪治国，唯大读书耳。一刘系宗足持如此辈五百人。”其重吏事如此。

齐右将军、中书令西阳王萧子明迁侍中，领骠骑将军，右军如故。南徐州刺史河东王萧铉迁中书令。

齐新除宁朔将军、平越中郎将、广州刺史王思远不之任，仍迁御史中丞。

齐太子中舍人、兼尚书左丞顾勗之为安西谘议，兼著作，与王思远并属文章。

丁未，魏帝幸阅武台，临观讲武。

戊申，齐辅国将军、始兴内史王诩为持节、广州刺史，中书郎萧遥欣为持节、督兖州缘淮军事、宁朔将军、兖州刺史。

庚戌，齐车骑板行参军李庆宗为宁州刺史。

辛亥，齐安西将军、历阳南谯二郡太守王玄邈加散骑常侍，寻转中护军；新除后军司马萧诞为辅国将军、徐州刺史。

萧诞，字彦伟，萧谡兄也。初为殿中将军。永明中为建康令，与秣陵令司马迪之同乘行，车前导四卒，左丞沈昭略奏：“凡有鹵簿官，共乘不得兼列驺寺。请免诞等官。”诏赎论。

沈昭略，尚书右仆射沈文季兄子也。有刚气。升明末为相国西曹掾，齐太祖赏之，及即位，谓王俭曰：“南士中有沈昭略，何职处之？”俭曰：“臣已有拟。”奏转前军将军，上不欲违，可其奏。寻迁为中书郎。永明初，历太尉大司马从事中郎，骠骑司马，黄门郎。南郡王友、学华选，以昭略为友，寻兼左丞。

壬子，齐冠军司马臧灵智为交州刺史。

癸丑，魏帝幸怀朔镇。

乙卯，齐帝申明织成、金薄、彩花、锦绣履之禁。

己未，魏帝幸武川镇。

辛酉，魏帝幸抚冥镇。

甲子，魏帝幸柔玄镇。

乙丑，魏帝南还。所过皆亲见高年，问民疾苦，贫窘孤老赐以粟帛。丙寅，诏六镇及御夷城人，年八十以上而无子孙兄弟，终身给其廩粟；七十以上家贫者，各赐粟十斛。又诏诸北城人，年满七十以上及废疾之徒，校其元犯，以准新律。事当从坐者，听一身还乡，又令一子抚养，终命之后，乃遣归边；自余之处，如此之犯，年八十以上，皆听还。戊辰，车驾次旋鸿池。庚午，谒永固陵。

辛未，魏帝还平城。吏部尚书、任城王拓跋澄复兼右仆射。

九月壬申朔，魏帝诏曰：“三载考绩，自古通经；三考黜陟，以彰能否。今若待三考然后黜陟，可黜者不足为迟，可进者大成贲缓。是以朕今三载一考，考即黜陟，欲令愚滞无妨于贤者，才能不壅于下位。各令当曹考其优劣，为三等。六品以下，尚书重问；五品以上，朕将亲与公卿论其善恶。上上者迁之，下下者黜之，中中者守其本任。”

癸酉，齐帝诏曰：“顷者以淮关徭戍，勤瘁于行役，故覃以荣阶，薄酬厥劳。勋状淹留，未集王府，非所以急舍爵之典，趣报功之旨。便可分遣使部，往彼铨用。”

齐骠骑大将军、录尚书事、扬州刺史萧鸾镇东府，权势稍异，司徒萧锵每往，鸾常屣履至车迎锵。语及家国，言泪俱下，锵以此推信之。而宫台内皆属意于锵，劝锵入宫发兵辅政。制局监谢粲说锵及随王萧子隆曰：“殿下但乘油壁车入宫，出天子置朝堂，二王夹辅号令，粲等闭城门上仗，谁敢不同？东城人政共缚送萧令耳。”子隆欲定计，锵以上台兵力既悉度东府，且虑事难捷，意甚犹豫。马队主刘巨，世祖时旧人，诣锵请间，叩头劝锵立事。锵命驾将入，复回还内与母陆太妃别，日暮不成行。

辛巳，齐前九真太守宋慈明为交州刺史。

齐辅国将军、吴兴太守、始安王萧遥光又除冠军将军、南蛮校尉、西平中郎长史、南郡太守。一岁之内频五除，并不拜。是时萧鸾诛赏诸事，唯遥光共谋议。

壬午，魏帝临朝堂，亲加黜陟。谓群臣曰：“两仪既辟，人生其间，故上天不言，树君以代。是以《书》称三考之绩，《礼》云考成之章。自皇王以降，斯道靡易。朕以寡德，猥荷洪基，思与百辟，允厘庶务。然朕识乏知人，不能使朝绝素餐之饥，野无《考盘》之刺，夙宵寤寐，载怀怵惕。卿等皆是朝贤国彦，匡弼是寄，各率乃心，以旌考绩之义。如乖忠正，国有常刑。贤者虽疏必进，不肖者虽亲必黜。”顾谓廷尉卿、广陵王拓跋羽曰：“上下二等，可为三品，中等但为一品。所以然者，上下是黜陟之科，故旌丝发之美，中等守本，事可大通。”

廷尉卿、广陵王拓跋羽先呈廷尉五局司直。魏帝曰：“夫刑狱之难，实惟自古，必也断讼，夫子所称。然五局所司，专主刑狱，比闻诸风听，多论五局不精。知人之难，朕岂独决，当与群臣同之。卿等各陈所闻。”帝谓羽及少卿邓述曰：“五局司直，卿等以何为品？”羽对曰：“诸司直并简圣心。往者，百官初置，擢为狱官，听讼察辞，无大差越。所以为二等者，或以视事甫尔，或以见机迟速，朝廷既有九品之制，故计其丝发之差，以为品第。统论所得，大都相似。”帝曰：“朕顷年以其人识见可取，故简司狱官，小优劣不足为差。然廷尉所司，人命之本事，须心平

性正、抑强哀弱、不避贵势、直情折狱者可为上等。今正欲听采风谣，虚实难悉；正欲不采，事无所据。然人言恶者未必是恶，言善者不必是善。所以然者，或断讼不避豪贵，故人以为恶；或将势抑贱，贵人以为好。然开朕之听，皆贵者言，是以迟回三复，良由于此。局事须冰清玉洁，明扬褒贬。卿等既是亲典，邪正得失，悉所具之，可精辨以闻。”邓述对曰：“陛下行赏得人，余者甘心；若赏不尽能，无以劝励。如臣愚见，愿不行赏。”帝曰：“朕昔置此官，许三年考绩，必行赏罚。既经今考，若无黜陟，恐正直者莫肯用心，邪曲者无以改肃。自非释之于公，何能尽其至理？虽不可精其微致，且望粗有殿最。诸尚书更与群官善量所以。”

魏帝谓尚书等曰：“朕仰纂乾构，君临万宇。往者稽古典章，树兹百职。然尚书之任，枢机是司，岂惟总括百揆，缉和人务而已，朕之得失，实在于斯。自卿等在任，年垂二周，未尝言朕之一失，献可否之片规，又不尝进一贤而退一不肖，此二事罪之大者。”帝又谓拓跋羽曰：“汝之浅薄，固不足以况晋之巨源。考之今世，民斯下矣。汝始为廷尉，及初作尚书，内外瞻望，以吾有弟。自往秋南施之后，近小人，远君子，在公阿党，亏我皇宪，出入无章，动乖礼则。计汝所行，应在下下之第。”帝又谓羽曰：“汝既是宸极之弟，而居枢端之任。汝自在职以来，功勤之绩，不闻于朝；阿党之音，频干朕听。汝之过失，已备积于前，不复能别叙。今黜汝录尚书、廷尉，但居特进、太保。”又谓尚书令陆叡曰：“叔翻在省之初，甚有善称，自近以来，偏颇懈怠。岂不由卿等随其邪伪之心，不能相导以义，虽不成大责，已致小罚。今夺卿尚书令禄一周。”谓左仆射元赞曰：“卿夙德老成，久居机要，不能光赞物务，奖励同僚，贼人之谓，岂不在卿！计叔翻之黜，卿应大辟，但以咎归一人，不复相罪。又为少师，未见所授，今介卿少师之任，削录一周。”诏吏部尚书澄曰：“叔父既非端右，又非座元，岂宜滥归众过也。然观叔父神志骄傲，少保之任，似不能存意。可解少保。”谓长兼尚书于杲曰：“卿履历卑浅，超升名任，不能勤谨夙夜，数辞以疾。长兼之职，位亚正员。今解卿长兼，可光禄大夫、守尚书，削录一周。”又谓守尚书尉羽曰：“卿在集书，殊无忧存左史之事，今降为长兼常侍，亦削录一周。”又谓守尚书卢渊曰：“卿始为守尚书，未合考绩。然卿在集书，虽非高功，为一省文学之士，尝不以左史在意。如此之咎，罪无所归。今降卿长兼王师，守常侍、尚书如故，夺常侍禄一周。”谓左丞公孙良、右丞乞伏义受曰：“二丞之任，所以协赞尚书，光宣出纳，而卿等不能正心直言，规佐尚书，论卿之罪，应合大辟。但以尚书之失，事钟叔翻，故不能别致贬责。二丞可以白衣守本官，冠服禄恤，尽皆削夺。若三年有成，还复本任；如其无成，则永归南亩。”又谓散骑常侍元景曰：“卿等自任集书，合省逋坠，致使王言遗滞，起居不修。如此之咎，责在于卿。今降为中大夫、守常侍，夺禄一周。”谓谏议大夫李彦曰：“卿虽处谏议之官，实人不称职，可去谏议，退为元士。”又谓中庶子游肇等曰：“自建承华，已经一稔，然东宫之官，无直言之士，虽未经三载，事须考黜。肇及中舍人李平识学可观，可为中；安乐王诜可为下中，解东华之任，退为员外散骑常侍；冯夙可为下下，免中庶子，免爵两任，员外常侍如故；中舍人闾贤保可为下下，退为武骑常侍。”又谓公孙良曰：“顷年用人，多乖观才之授。实是武人，而

授以文官，黜同大例，于理未均。诸如此比，黜官如初。”

魏帝引陆叡、拓跋赞等于前曰：“北人每言北人何用知书，朕闻此，深用怆然。今知书者甚众，岂皆圣人。朕自行礼九年，置官三载，正欲开导兆人，致之礼教。朕为天子，何假中原，欲令卿等子孙，博见多知。若永居恒北，值不好文主，卿等子孙，不免面墙也。”陆叡对曰：“实如明诏，金氏若不入仕汉朝，七世知名，亦不可得也。”帝大悦。五等开建，广陵王拓跋羽食勃海之东光二千户。

卫将军、尚书令、巨鹿郡开国公陆叡寻以母忧解令。

北魏散骑侍郎、太子舍人李平迁太子中庶子。平因侍从容请自效一郡，魏帝曰：“卿复欲以吏事自试也。”拜长乐太守，政务清静，吏民怀之。

癸未，萧鸾闻新除司徒、鄱阳王萧锵谋，遣二千人围锵宅，害锵，谢粲等皆见杀。锵时年二十六。侍中、中军大将军、随郡王萧子隆最以才貌见惮，故与鄱阳王锵同夜先见杀。文集行于世。遣平西将军、豫州刺史王广之讨南兖州刺史、安陆王萧子敬于江阳，给鼓吹一部。广之遣至欧阳，遣部将陈伯之先驱。伯之因城开独入，斩子敬。时年二十三。陈伯之又频有战功，以勋累迁为冠军将军、骠骑司马，封鱼复县伯，邑五百户。

陈伯之，济阴睢陵人也。幼有膂力。年十三四，好著獭皮冠，带刺刀，候伺邻里稻熟，辄偷刈之。尝为田主所见，呵之云：“楚子莫动！”伯之谓田主曰：“君稻幸多，一担何苦？”田主将执之，伯之因杖刀而进，将刺之，曰：“楚子定何如！”田主皆反走，伯之徐担稻而归。及年长，在钟离数为劫盗，尝授面觚人船，船人斫之，获其左耳。后随乡人王广之，广之爱其勇，每夜卧下榻，征伐尝自随。

齐江州刺史、晋安王萧子懋闻鄱阳、随郡二王见杀，欲起兵赴难。谓防阁吴郡陆超之曰：“事成则宗庙获安，不成犹为义鬼。”防阁丹阳董僧慧曰：“此州虽小，宋孝武尝用之。若举兵向阙以请郁林之罪，谁能御之！”子懋母阮氏在建康，遣书欲密迎上，阮氏报其兄于瑶之为计，瑶之驰告萧鸾。

乙酉，齐骠骑大将军萧鸾假黄钺，内外纂严。遣中护军王玄邈讨江州。玄邈苦辞不行，及遣王广之往广陵取安陆王子敬，玄邈不得已奉旨。给鼓吹置佐。宁朔将军、冠军司马裴叔业早与萧鸾接事，鸾辅政，叔业常伏壮士数百人于建康。及鸾废昭业，叔业率众赴之。厚任叔业以为心腹，使领军掩袭诸蕃镇，叔业尽心用命。

齐中护军王玄邈使军主裴叔业与于瑶之先袭寻阳，声云为郢州行司马。萧子懋知之，遣三百人守淝城。叔业溯流直下，至夜回下袭淝城。城局参军乐贲开门纳之。子懋率府州兵力，先已具船于稽亭渚，闻叔业得淝城，乃据州自卫。子懋部曲多雍土

人，皆踊跃愿奋，叔业畏之，遣于瑶之说子懋曰：“今还都，必无过忧，政当作散官，不失富贵也。”子懋既不出兵攻叔业，众情稍沮。中兵参军于琳之，瑶之兄也，说子懋重赂叔业，子懋使琳之往。琳之因说叔业请取子懋。叔业遣军主徐玄庆将四百人随琳之入州城，僚佐皆奔散，琳之从二百人拔刃入斋。子懋骂曰：“小人何忍行此事！”琳之以袖鄣面，使人害之。时年二十三。

初，子懋镇雍，齐世祖敕以边略曰：“吾比连得诸处启，所说不异，虏必无敢送死理，然为其备，不可暂懈。今秋犬羊辈越逸者，其亡灭之征。吾今亦行密纂集，须有分明指的，便当有大处分。今普敕镇守，并部偶民丁，有事即便应接运，已敕更遣，想行有至者，汝共诸人量觅，可使人数往南阳舞阴诸要处参覘。粮食最为根本，更不忧人仗，常行视驿亭马，不可有废阙。并约语诸州，当其堺皆尔，不如法，即问事。”又曰：“吾敕荆、郢二镇各作五千人阵，本拟应接彼耳。贼若送死者，更即呼取之。已敕子真、鱼继宗、殷公愨至镇，可以公愨为城主，三千人配之便足。汝可好以阶级在意，勿得人求，或超五三阶级。及文章诗笔，乃是佳事，然世务弥为根本，可常忆之。汝所启仗，此悉是吾左右御仗也，云何得用之。品格不可乖，吾自当优量觅送。”先是启求所好书，世祖又曰：“知汝常以书读在心，足为深欣也。”赐子懋杜预手所定《左传》及《古今善言》。

王玄邈执董僧慧，将杀之，僧慧曰：“晋安举义兵，仆实预其谋；得为主人死，不恨矣！愿至大敛毕，退就鼎镬。”玄邈义之，具以白鸾；免死配东冶。子懋子萧昭基，九岁，以方二寸绢为书，参其消息，并遗钱五百，行金得达，僧慧视之曰：“郎君书也！”悲恸而卒。于琳之劝陆超之逃亡，超之曰：“人皆有死，此不足惧！吾若逃亡，非唯孤晋安之眷，亦恐田横客笑人！”玄邈等欲囚以还都，超之端坐俟命。超之门生谓杀超之当得赏，密自后斩之，头坠而身不僵。玄邈厚加殡敛。门生亦助举棺，棺坠，压其首，折颈而死。

裴叔业平寻阳，仍进湘州。锐防阁周伯玉劝湘州刺史、南平王萧锐拒叔业，而府州力弱不敢动，锐见害，年十九。伯玉下狱诛。

萧鸾以吴兴太宗孔琇之行郢州事，欲使之杀晋熙王铄。琇之辞不许，遂不食而死。琇之，靖之孙也。又诛郢州刺史晋熙王萧铄、南豫州刺史宜都王萧铿。铄年十六。铿年十八。

萧鸾遣军主徐玄庆至荆州，欲以便宜从事。西中郎长史、辅国将军、南郡太守，行荆州事何昌宇曰：“仆受朝廷意寄，翼辅外蕃，何容以殿下付君一介之使！若朝廷必须殿下还，当更听后旨。”荆州刺史、临海郡王萧昭秀以此得还京师。

事宁，萧鸾表送黄皞。

丁亥，齐卫将军、庐陵王萧子卿为司徒，领兵置佐。侍中、抚军将军、桂阳王萧铄为中军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。侍中、秘书监、衡阳王萧钧转抚军将军，侍中如故。散骑常侍、护军将军、建安王萧子真转镇军将军，领兵置佐，常侍如故。秘书丞萧遥昌除黄门侍郎。

壬辰，武都氏、阴平王杨炅朝于北魏。

冬十月癸巳，齐帝诏曰：“周设媒官，趣及时之制，汉务轻徭，在休息之典，所以布德弘教，宽俗阜民。朕君制八纮，志敷九德，而习俗之风，为弊未改，静言多愠，无忘昏昃。督劝婚嫁，宜严更申明，必使禽币以时，摽梅息怨。正厨诸役，旧出州郡，征吏民以应其数，公获二旬，私累数朔。又广陵年常递出千人以助淮戍，劳扰为烦，抑亦苞苴是育。今并可长停，别量所出。诸县使村长路都防城直县，为剧尤深，亦宜禁断。”

丁酉，齐朝解严。骠骑大将军、扬州刺史、宣城公萧鸾加黄皞、都督中外诸军事、太傅，领大将军、扬州牧，增班剑为四十人，给幢络三望车，前后部羽葆鼓吹，剑履上殿，入朝不趋，赞拜不名，置左右长史、司马、从事中郎、掾、属各四人，封宣城王，邑五千户，持节、侍中、中书监、录尚书并如故。

齐太史密奏图纬于宣城王萧鸾云“一号当得十四年”。宁朔将军江祐入，鸾喜以示祐曰：“得此复何所望。”

戊戌，萧鸾诛新除司徒萧子卿、抚军将军衡阳王萧钧。子卿时年二十七。钧年二十二。

萧鸾遣典签柯令孙杀镇军将军、建安王萧子真，子真走入床下，令孙手牵出之；叩头乞为奴，不许而死。时年十九。

萧鸾遣中书舍人茹法亮杀散骑常侍、左将军巴陵王萧子伦，子伦正衣冠出受诏，曰：“鸟之将死，其鸣也哀；人之将死，其言也善。先朝昔灭刘氏，今日之事，理数固然。君是身家旧人，今衔此使，当由事不获已。”法亮不敢答而退。时年十六。

齐中军将军桂阳王萧铄不自安，至东府诣萧鸾还，谓左右曰：“向录公见接殷勤，流连不能已，而貌有惭色，此必欲杀我。”三更中，兵至见害。时年二十五。

齐侍中秘书监江夏王萧锋好琴书，有武力。萧鸾杀诸王，锋遗书诮责，左右不为通，鸾深惮之。不敢于第收锋，使兼祠官于太庙，夜遣兵庙中收之。锋出登车，兵人欲上车防勒，锋以手击却数人，皆应时倒地，于是敢近者遂逼害之。时年二十。

凡诸王被害，皆以夜遣兵围宅，或斧关排墙叫噪而入，家财皆见封籍焉。以中书令、河东王萧铉年少才弱，故不加害。

初，文惠太子萧长懋内恶萧鸾，密谓竟陵王萧子良曰：“我意色中殊不悦此人，当由其福德薄所致。”子良便苦救解。至是，果大相诛害。

初，齐诸王出镇，皆置典签，主帅一方之事，悉以委之。时入奏事，一岁数返，时主辄与之间语，访以州事，刺史美恶专系其口。自刺史以下莫不折节奉之，恒虑弗及。于是威行州部，大为奸利。武陵王萧晔为江州，性烈直，不可干；典签赵渥之谓人曰：“今出都易刺史！”及见世祖，盛毁之；晔遂免还。南海王萧子罕戍琅邪，欲暂游东堂，典签姜秀不许。子罕还，泣谓母曰：“儿欲移五步亦不得，与囚何异！”邵陵王萧子贞尝求熊白，厨人答典签不在，不敢与。永明中，巴东王萧子响杀刘寅等，世祖闻之，谓群臣曰：“子响遂反！”戴僧静大言曰：“诸王都自应反，岂唯巴东！”上问其故，对曰：“天生无罪，而一时被囚，取一挺藕，一杯浆，皆咨签帅；签帅不在，则竟日忍渴。诸州唯闻有签帅，不闻有刺史。何得不反！”竟陵王萧子良尝问众曰：“士大夫何意诣签帅？”参军范云曰：“诣长史以下皆无益，诣签帅立有倍本之价。不诣谓何！”子良有愧色。及萧鸾诛诸王，皆令典签杀之，竟无一人能抗拒者。孔珪闻之，流涕曰：“齐之衡阳、江夏最有意，而复害之；若不立签帅，故当不至于此。”鸾亦深知典签之弊，乃令：“自今诸州有急事，当密以奏闻，勿复遣典签入都。”自是典签之任浸轻矣。

齐右将军、司州刺史薛渊进号平北将军，未拜，卒。

癸卯，齐宁朔将军、兖州刺史萧遥欣为督豫州郢州之西阳司州之汝南二郡、辅国将军、豫州刺史，持节如故。新除黄门侍郎萧遥昌为持节、督郢司二州军事、宁朔将军、郢州刺史。辅国将军、徐州刺史萧诞为持节、司州刺史，将军如故。

甲辰，北魏太尉、平阳郡公拓跋丕为太傅、录尚书事。丕频表固让，诏断表启，就家拜授。

北魏谏议大夫李彦因考课，降为元士。寻行主客曹事，徙郊庙下大夫。时朝仪典章咸未周备，彦留心考定，号为称职。

戊申，魏帝亲告太庙，遣殿中尚书于烈与高阳王拓跋雍奉迁神主于洛阳。帝执于烈手曰：“宗庙至重，翼卫不轻，卿当祇奉灵驾，时迁洛邑。朕以此事相托顾，非不重也。”嘉其勋诚，迁光禄卿。

齐宣城王萧鸾辅政，帝起居皆谘而后行。思食蒸鱼菜，太官令答无录公命，竟不与。

辛亥，皇太后王宝明令废齐帝萧昭文为海陵王，令曰：“司空、后将军、丹阳尹、右仆射、中领军、八座：夫明晦迭来，屯平代有，上灵所以眷命，亿兆所以归怀。自皇家淳耀，列圣继轨，诸侯官方，百神受职。而殷忧时启，多难荐臻，隆昌失德，特紊人鬼，非徒四海解体，乃亦九鼎将移。赖天纵英辅，大匡社稷，崩基重造，坠典再兴。嗣主幼冲，庶政多昧，且早婴疴疾，弗克负荷，所以宗正内侮，戚藩外叛，覘天视地，人各有心。虽三祖之德在民，而七庙之危行及。自非树以长君，镇以渊器，未允天人之望，宁息奸宄之谋！太傅宣城王胤体宣皇，钟慈太祖，识冠生民，功高造物，符表夙著，讴颂有在，宜入承宝命，式宁宗祏。帝可降封海陵王，吾当归老别馆。昔宣帝中兴汉室，简文重延晋祀，庶我鸿基，于兹永固。言念家国，感庆载怀。”皇后王韶明降为海陵王妃。以宣城王萧鸾入篡齐太祖为第三子，群臣三请，乃受命。

辛亥，魏帝与皇后小冯氏发平城宫。太傅、录尚书事、平阳郡公拓跋丕留守，诏曰：“中原始构，须朕营视，在代之事，一委太傅。”赐所乘车马，往来府省。艾陵伯拓跋苌以代尹留镇。除怀朔镇都大将，因别赐苌酒，苌性刚毅，虽有吉庆事，未尝开口而笑，虽拜饮，而颜色不泰。帝曰：“闻公一生不笑，今方隔山，当为朕笑。”竟不能得。帝曰：“五行之气，偏有所不入。六合之间，亦何事不有？”左右见者，无不扼腕大笑。

壬戌，魏帝次于中山之唐湖。

乙丑，魏帝分遣侍臣巡问民所疾苦。

己巳，魏帝奉信都。

庚午，魏帝诏曰：“比闻缘边之蛮，多有窃掠，致有父子乖离，室家分绝，既亏和气，有伤仁厚。方一区宇，子育万姓，若苟如此，南人岂知朝德哉？可诏荆、郢、东荆三州勒敕蛮民，勿有侵暴。”

癸亥，齐宣城王萧鸾即皇帝位。诏曰：“皇齐受终建极，握镜临宸，神武重辉，钦明懿铄，七百攸长，盘石斯固。而王度中蹇，天阶荐阻，嗣命多违，蕃衅孔棘，宏图景历，将坠诸渊。宣德皇后远鉴崇替，宪章旧典，畴咨台揆，允定灵策，用集宝命于予一人。猥以虚薄，缙承大业，仰系鸿丕，顾临兆民，永怀先构，若履春冰，寅忧夕惕，罔识攸济，思与万国播此惟新。大赦天下，改元“建武”。宿卫身普转一阶，其余文武，赐位二等。逋租宿责，换负官物，在建武元年以前，悉原除。劫贼余口在台府者，可悉原放。负衅流徙，并还本乡。”

齐帝萧鸾追尊宣城王妃刘惠端为敬皇后。赠皇后父通直郎刘景猷金紫光禄大夫，母王氏平阳乡君。皇太后王宝明出居鄱阳王故第，为宣德宫。

齐太尉、会稽太守王敬则为大司马，太守如故；司空陈显达为太尉，侍中如故；后将军、侍中、尚书令王晏加骠骑大将军，给班剑二十人，侍中、令、中正如故；散骑常侍、尚书左仆射徐孝嗣加侍中、中军大将军；中领军萧谡为领军将军，左将军，南徐州刺史；黄门郎、兼卫尉卿萧坦之迁散骑常侍，右卫将军；散骑常侍、右卫将军、南海王萧子罕转护军将军；皇长子萧宝义为持节、都督扬南徐州军事、前将军、扬州刺史；中护军王玄邈为持节、都督南兖兖徐青冀五州军事、平北将军、南兖州刺史；散骑常侍、光禄大夫张瑰为给事中、右光禄大夫，亲信如故。月加给钱二万；平北将军、前豫州刺史、宁都县子王广之为使持节、散骑常侍、都督江州诸军事、镇南将军、江州刺史；侍中、领国子祭酒江敦改领秘书监；侍中、右将军、领骁骑将军、西阳王萧子明转抚军将军，领兵置佐；中书令、河东王萧铉为散骑常侍，镇军将军，置兵佐；辅国将军，骠骑谏议刘绘迁太子中庶子，出为宁朔将军、抚军长史；中书郎萧毅为抚军司马；左民尚书刘俊加领骁骑将军，复故官冠军将军，驸马都尉；冠军将军、雍州刺史曹虎进号右将军；前右军将军虞惊复领右军。

齐散骑常侍裴昭明为王玄邈平北长史、广陵太守。齐帝以其在事无所启奏，代还，责之。昭明日：“臣不欲竞执关键故耳。”昭明历郡皆有勤绩，常谓人曰：“人生何事须聚蓄，一身之外，亦复何须？子孙若不才，我聚彼散；若能自立，则不如一经。”故终身不治产业。

齐镇西中兵、领河东内史张欣泰为领军长史，迁谏议参军。上书陈便宜二十条，其一条言宜毁废塔寺。帝并优诏报答。

旧拜三公乃临轩，齐帝特诏中军大将军徐孝嗣与陈显达、王晏并临轩拜授。台使拜授群臣日，雨大洪注，王敬则文武皆失色，一客在傍曰：“公由来如此，昔拜丹阳吴兴时亦然。”敬则大悦，曰：“我宿命应得雨。”乃列羽仪，备朝服，道引出听事拜受，意犹不自得，吐舌久之，至事竟。帝既多杀害，敬则自以高、武旧臣，心怀忧恐。帝虽外厚其礼，而内相疑备，数访问敬则饮食体干堪宜，闻其衰老，且以居内地，故得少安。

齐帝初许事克用萧谡为扬州，及授为领军，谡恚曰：“见炊饭熟，推以与人。”王晏闻之曰：“谁复为萧谡作瓿箸者。”

齐帝即位，吏部尚书谢朓又属疾不视事。后帝宴会，功臣上酒，尚书令王晏等兴席，朓独不起，曰：“陛下受命，应天顺民，王晏妄叨天功以为己力。”帝大笑解之。座罢，晏呼朓共载还令省，欲相抚悦，朓又正色曰：“君巢窟在何处？”晏初得班剑，朓谓之曰：“身家太傅裁得六人。君亦何事一朝至此。”晏甚惮之。谢朓加领右军将军。兄谢朓在吴兴，论启公事稽晚，朓辄代为启，帝见非其手迹，被问，见原。转侍中，领太子中庶子，豫州中正。

齐右军将军虞惊称疾不陪位。帝使尚书令王晏赉废立事示惊，以惊旧人，引参佐命。惊谓晏曰：“主上圣明，公卿戮力，宁假朽老以匡赞惟新乎？不敢闻命。”朝议欲纠之，仆射徐孝嗣曰：“此亦古之遗直。”众议乃止。

延昌殿为齐世祖阴室，藏诸御服。二少帝并居西殿，齐帝萧鸾即位住东斋，开阴室出世祖白纱帽防身刀，中书通事舍人、前军将军茹法亮歔歔流涕。法亮除游击将军。高、武旧人鲜有存者，法亮以主署文事，故不见疑，位任如故。

时，齐高、武子孙忧危，河东王萧铉每朝见，常鞠躬俯偻，不敢平行直视。迁侍中、卫将军。

乙丑，齐帝诏断远近上礼。

齐帝诏“海陵王依汉东海王彊故事，给虎贲、旄头、画轮车，设钟虞宫县，供奉所须，每存隆厚。”

丁卯，齐帝诏“自今雕文篆刻，岁时光新，可悉停省。蕃牧守宰，或有荐献，事非任土，严加禁断。”追赠安陆昭侯萧缅为安陆王，子萧宝晔嗣。宝晔弟萧宝览为江陵公，萧宝宏汝南公，邑各千五百户。诏已故司州刺史薛渊赙钱五万，布五百匹，克日举哀。

己巳，齐安陆王萧宝晔为持节、督湘州军事、辅国将军、湘州刺史。宁朔将军、抚军长史刘绘为冠军长史、长沙内史，行湘州事，将军如故。宝晔妃，刘俊女也。宝晔爱其侍婢，绘夺取，具以启闻，宝晔以为恨，与绘不协。绘遭母丧去官。

齐帝诏曰：“顷守职之吏，多违旧典，存私害公，实兴民蠹。今商旅税石头后渚及夫鹵借倩，一皆停息。所在凡厥公宜，可即符断。主曹详为其制，宪司明加听察。”

十一月辛未朔，魏帝诏冀、定二州民：百年以上假以县令，九十以上赐爵三级，八十以上赐爵二级，七十以上赐爵一级；鳏寡孤独不能自存者，赐以谷帛；孝义廉贞、文武应求者具以名闻。

齐前将军、扬州刺史萧宝义少有废疾，不堪出人间，故止加除授，仍以始安王遥光代之。转宝义为右将军，领兵置佐，镇石头。

癸酉，齐冠军将军、南蛮校尉、西平中郎长史、南郡太守、始安王萧遥光为持节、都督扬南徐二州诸军事、前将军、扬州刺史；前晋寿太守王洪范为青、冀二州刺史；冠军将军、青冀二州刺史张冲除黄门郎，加征虏将军。骠骑大将军、侍中、尚书

令、曲江县侯王晏加兵百人，领太子少傅，进爵为公，增邑为二千户；以虏动，给兵千人。

吴郡秀才陆厥为王晏少傅主簿，迁后军行参军。永明末，盛为文章。吴兴沈约、陈郡谢朓、琅邪王融以气类相推轂。汝南周顒善识声韵。约等文皆用宫商，以平上去入为四声，以此制韵，不可增减，世呼为“永明体”。沈约《宋书·谢灵运传》后又论宫商。陆厥与约书曰：

范詹事《自序》：“性别宫商，识清浊，特能适轻重，济艰难。古今文人，多不全了斯处，纵有会此者，不必从根本中来。”沈尚书亦云：“自灵均以来，此秘未睹。”或“暗与理合，匪由思至。张蔡曹王，曾无先觉，潘陆颜谢，去之弥远。”大旨钧使“宫羽相变，低昂舛节。若前有浮声，则后须切响，一简之内，音韵尽殊，两句之中，轻重悉异。”辞既美矣，理又善焉。但观历代众贤，似不都暗此处，而云“此秘未睹”，近于诬乎？

案范云“不从根本中来”，尚书云“匪由思至”，斯可谓揣情谬于玄黄，摘句差其音律也。范又云“时有会此者”，尚书云“或暗与理合”，则美咏清讴，有辞章调韵者，虽有差谬，亦有会合，推此以往，可得而言。夫思有合离，前哲同所不免；文有开塞，即事不得无之。子建所以好人讥弹，士衡所以遗恨终篇。既曰遗恨，非尽美之作，理可诋诃。君子执其诋诃，便谓合理为暗。岂如指其合理而寄诋诃为遗恨邪？

自魏文属论，深以清浊为言，刘桢奏书，大明体势之致，岨嵒妥怙之谈，操末续颠之说，兴玄黄于律吕，比五色之相宣，苟此秘未睹，兹论为何所指邪？故愚谓前英已早识宫征，但未屈曲指的，若今论所申。至于掩瑕藏疾，合少谬多，则临淄所云“人之著述，不能无病”者也。非知之而不改，谓不改则不知，斯曹、陆又称“竭情多悔，不可力强”者也。今许以有病有悔为言，则必自知无悔无病之地；引其不了不合为暗，何独诬其一合一了之明乎？意者亦质文时异，古今好殊，将急在情物，而缓于章句。情物，文之所急，美恶犹且相半；章句，意之所缓，故合少而谬多。义兼于斯，必非不知明矣。

《长门》、《上林》，殆非一家之赋；《洛神》、《池雁》，便成二体之作。孟坚精正，《咏史》无亏于东主；平子恢富，《羽猎》不累于凭虚。王粲《初征》，他文未能称是；杨修敏捷，《暑赋》弥日不献。率意寡尤，则事促乎一日；翳翳愈伏，而理贖于七步。一人之思，迟速天悬；一家之文，工拙壤隔。何独宫商律吕，必责其如一邪？论者乃可言未穷其致，不得言曾无先觉也。

沈约答曰：

宫商之声有五，文字之别累万。以累万之繁，配五声之约，高下低昂，非思力所举。又非止若斯而已也。十字之文，颠倒相配，字不过十，巧历已不能尽，何况复过于此者乎？灵均以来，未经用之于怀抱，固无从得其仿佛矣。若斯之妙，而圣人不尚，何邪？此盖曲折声韵之巧无当于训义，非圣哲立言之所急也。是以子云譬之“雕虫篆刻”，云“壮夫不为”。

自古辞人岂不知宫羽之殊，商征之别？虽知五音之异，而其中参差变动，所昧实多，故鄙意所谓“此秘未睹”者也。以此而推，则知前世文士便未悟此处。

若以文章之音韵，同弦管之声曲，则美恶妍蚩，不得顿相乖反。譬由子野操曲，安得忽有阐缓失调之声？以《洛神》比陈思他赋，有似异手之作。故知天机启，则律吕自调；六情滞，则音律顿舛也。

士衡虽云“炳若缛锦”，宁有濯色江波，其中复有一片是卫文之服？此则陆生之言，即复不尽者矣。韵与不韵，复有精粗，轮扁不能言，老夫亦不尽辨此。

甲戌，齐大司马、会稽太守、寻阳郡公王敬则，增邑千户。太尉、丰城县公陈显达改封鄱阳郡公，邑三千户，加兵二百人，给油络车。侍中、中军大将军、尚书左仆射、枝江县侯徐孝嗣进爵为公，增封二千户。给班剑二十人，加兵百人。领军将军、左将军、南徐州刺史、安复县公萧谌给扶，进爵衡阳郡公，食邑三千户。散骑常侍、右卫将军、临汝县伯萧坦之进爵侯，增邑为千五百户；散骑常侍、镇南将军、江州刺史、宁都县子王广之进封应城县公，食邑二千户。辅国将军、豫州刺史萧遥欣进号西中郎将，封闻喜县公。宁朔将军、郢州刺史萧遥昌进号冠军将军，封丰城县公，千五百户。辅国将军、司州刺史萧诞封安德侯，五百户。进号冠军将军。并十三人进爵邑各有差。诏省新林苑，先是民地，悉以还主，原责本直。

齐荆州别驾庾荝仍迁西中郎谘议参军，复为州别驾。前后纲纪，皆致富饶。荝再为之，清身率下，杜绝请托，布被蔬食，妻子不免饥寒。齐帝闻而嘉焉，手敕褒美，州里荣之。迁司徒谘议参军、通直散骑常侍。

丁丑，魏帝幸邺。五更游明根朝行宫，帝赐谷帛如前，为造甲第。国有大事，恒玺书访之。旧疹发动，手诏问疾，太医送药。

庚辰，齐帝立皇长子右将军萧宝义为晋安郡王，三千户。第三皇子萧宝玄为征虏将军，领石头戍事，封江夏郡王，第五皇子萧宝源为北中郎将，镇琅邪城，封庐陵郡王，第六皇子萧宝夤为建安郡王，第八皇子萧宝融为随郡王，邑二千户。第九皇子萧宝攸为南平郡王。侍中、领秘书监江敳改领晋安王师。宝义，字智勇，本名明基；宝玄，字智深；宝源，字智渊；宝夤，字智亮；宝融，字智昭；宝攸，字智宣。

甲申，齐帝诏曰：“邑宰禄薄俸微，不足代耕，虽任土恒贡，亦为劳费，自今悉断。”又诏“宣城国五品以上，悉与满叙。自此以下，皆听解遣。其欲仕，适所乐。”

魏帝至北邙，遂幸洪池，命任城王拓跋澄侍升龙舟，因赋诗以序怀。帝曰：“朕昨夜梦一老公，头鬓皓白，正理冠服，拜立路左。朕怪而问之，白云晋侍中嵇绍，故此奉迎。神爽卑惧，似有求焉。”澄对曰：“晋世之乱，嵇绍以身卫主，殒命御侧，亦是晋之忠臣；比干遭纣凶虐，忠谏剖心，可谓殷之良士。二人俱死于王事，坟墓并在于道周。然陛下徙御殷洛，经殷墟而布帛比干，至洛阳而遗嵇绍，当是希恩而感梦。”帝曰：“朕何德，能幽感达士也？然实思追礼先贤，标扬忠懿。比干、嵇绍皆是古之诚烈，而朕务浓于比干，礼略于嵇绍，情有愧然。既有此梦，或如任城所言。”于是求其兆域，遣使吊祭焉。

甲申，魏帝经比干之墓，伤其忠而获戾，亲为吊文云：“脱非武发，封墓谁因？呜呼介士，胡不我臣！”树碑而刊之。员外散骑常侍兼通直常侍刘芳为注解，表上之。诏曰：“览卿注，殊为富博。但文非屈宋，理惭张贾。既有雅致，便可付之集书。”

乙酉，齐帝追尊父始安贞王萧道生为景皇，妃江氏为懿皇后。立寝庙于御道西，陵曰修安。兄始安靖世子萧凤赠侍中、骠骑将军，开府仪同三司、始安靖王。改华林凤庄门为望贤门，太极东堂书画凤鸟，题为神鸟，而改鸾鸟为神雀。

齐宁朔将军江祐迁守卫尉，将军如故。封安陆县侯，邑千户。祐祖江遵，以景懿皇后父赠金紫光禄大夫；父江德邻，以帝舅亦赠光禄大夫。

丙戌，齐西中郎将、豫州刺史萧遥欣为使持节、都督荆雍益宁梁南北秦七州军事、右将军、荆州刺史，改封曲江公。冠军将军、郢州刺史萧遥昌为督豫州郢州之西阳司州之汝南二郡军事、征虏将军、豫州刺史，持节如故。西中郎将、荆州刺史、桂阳王萧昭粲为右将军、中书令。

齐帝子弟弱小，晋安王宝义有废疾，故以兄子遥光为扬州居中，遥欣、遥昌居外，以为形援，权势并在其门。遥欣好勇，聚畜武士。

丁亥，齐帝诏“细作中署、材官、车府，凡诸工，可悉开番假，递令休息”。

戊子，齐帝立第二皇子萧宝卷为皇太子，赐天下为父后者爵一级，孝子顺孙、义夫节妇，普加甄赐明扬。表其衡闾，赉以束帛。

萧宝卷，字智藏。本名明贤，萧鸾辅政后改焉。所生母黄贵嫔早亡，令潘妃母养之

齐尚书右仆射沈文季加领太子詹事，增邑五百户。尚书令王晏尝戏文季为吴兴仆射。文季答曰：“琅邪执法，似不出卿门。”寻加散骑常侍，仆射如故。

齐宁朔将军萧衍服阕，除太子庶子、给事黄门侍郎，入直殿省。预定策勋，封建阳县男，邑三百户。骠骑法曹行参军萧恢为太子舍人，累迁北中郎外兵参军，前军主簿。

齐领军长史王亮迁皇太子中庶子，尚书吏部郎，论序著称，迁侍中。

王亮，字奉叔，琅邪临沂人，晋丞相王导之六世孙也。祖王偃，宋右光禄大夫、开府仪同三司。父王攸，给事黄门侍郎。亮以名家子，宋末选尚公主，拜驸马都尉、秘书郎，累迁桂阳王文学，南郡王友，秘书丞。齐竟陵王萧子良开西邸，延才俊以为士林馆，使工图画其像，亮亦预焉。迁中书侍郎、大司马从事中郎，出为衡阳太守。以南土卑湿，辞不之官，迁给事黄门侍郎。寻拜晋陵太守，在职清公有美政。时萧鸾作相，闻而嘉之，引为领军长史，甚见赏纳。

己丑，齐帝诏“东宫肇建，远近或有庆礼，可悉断之。”

己丑，魏帝至洛阳。司空穆亮迁武卫大将军，以本官董摄中军事。尚书仪曹郎崔僧渊为青州中正。帝亲自临选，以奉朝请刁整为司空法曹参军。

壬辰，齐新除征虏将军江夏王萧宝玄为持节、都督郢司二州军事、西中郎将、郢州刺史。

齐邵陵王国常侍张弘策迁奉朝请、西中郎江夏王行参军。张弘策，字真简，范阳方城人，萧衍母张尚柔之从父弟也。幼以孝闻。母尝有疾，五日不食，弘策亦不食。母强为进粥，乃食母所余。遭母忧，三年不食盐菜，几至灭性。兄弟友爱，不忍暂离，虽各有室，常同卧起，世比之姜肱兄弟。起家齐邵陵王国常侍，

齐尚书都官郎宗夬为郢州治中，有名称职，以父老去官还乡里。

初，齐永明中，御史中丞沈渊表百官年登七十，皆令致仕，并穷困私门。庚子，诏曰：“日者百司耆齿，许以自陈，东西二省，犹沾微俸，辞事私庭，荣禄兼谢，兴言爱老，实有矜怀。自缙绅年及，可一遵永明七年以前铨叙之科。”帝辅政所诛诸王，是月复属籍，各封子为侯。

是月，齐帝称海陵王有疾，数遣御师占视，乃殒之。给温明秘器，衣一袭，敛以衾

冕之服。大鸿胪监护丧事。葬给辎辘车，九旒大辂，黄屋左纛，前后部羽葆鼓吹，挽歌二部，依东海王故事。谥曰“恭王”。年十五。

魏帝闻萧鸾践阼非正，既新移都，兼欲大示威力。会豫州报齐右将军、雍州刺史曹虎据襄阳请降。

十二月辛丑朔，魏帝遣行征南将军、荆州刺史薛真度督四将出襄阳，大将军、齐郡开国公、宋王刘昶出义阳，徐州刺史拓跋珪出钟离，秦州刺史刘藻为平南将军出南郑。安南将军、领护西戎校尉、仇池镇都大将、梁州刺史拓跋英为梁汉别道都将。守常侍、尚书卢渊为使持节、安南将军，督前锋诸军径赴樊邓。渊面辞曰：“臣本儒生，颇闻俎豆，军旅之事，未之学也。惟陛下裁之。”军期已逼，帝不许。渊曰：“但恐曹虎为周鲂耳，陛下宜审之。”

北魏广陵侯拓跋珪为徐州刺史，请宋王谘议参军韦欣宗为长史，带彭城内史。欣宗抚绥内外，甚得民和。

刘昶及发，魏帝亲饯之，命百僚赋诗赠昶，又以其《文集》一部赐昶。帝因以所制文笔示之，谓昶曰：“时契胜残，事钟文业，虽则不学，欲罢不能。脱思一见，故以相示。虽无足味，聊复为笑耳。”其重昶如是。自昶之背彭城，至是久矣。其昔斋宇山池，并尚存立，昶更修缮，还处其中。不能绥边怀物，抚接义故，而闺门喧猥，内外奸杂，前民旧吏，莫不慨叹焉。豫营墓于彭城西南，与三公主同茔而异穴。发石累之，坟崩，压杀十余人。后复移改，为公私费害。

北魏著作佐郎、兼中书侍郎韩显宗启乞宋王刘昶府谘议参军事，欲立效南境，帝不许。帝曾谓显宗及程灵虬曰：“著作之任，国书是司。卿等之文，朕自委悉，中省之品，卿等所闻。若欲取况古人，班马之徒，固自辽阔。若求之当世，文学之能，卿等应推崔孝伯。”又谓显宗曰：“见卿所撰《燕志》及在齐诗咏，大胜比来之文。然著述之功，我所不见，当更访之监、令。校卿才能，可居中第。”又谓程灵虬曰：“卿比显宗，复有差降，可居下上。”显宗对曰：“臣才第短浅，猥闻上天，至乃比于崔光，实为隆渥。然臣窃谓陛下贵古而贱今。臣学微才短，诚不敢仰希古人，然遭圣明之世，睹惟新之礼，染翰勒素，实录时事，亦未惭于后人。昔扬雄著《太玄经》，当时不免覆盎之谈，二百年外，则越诸子。今臣之所撰，虽未足光述帝载，裨晖日月；然万祀之后，仰观祖宗巍巍之功，上睹陛下明明之德，亦何谢欤明于《唐典》，慎徽于《虞书》？”帝曰：“假使朕无愧于虞舜，卿复何如于尧臣？”显宗曰：“臣闻君不可以独治，故设百官以赞务。陛下齐踪尧舜，公卿宁非二八之俦？”帝曰：“卿为著作，仅名奉职，未是良史也。”显宗曰：“臣仰遭明时，直笔而无惧，又不受金，安眠美食，此臣优于迂固也。”帝哂之。后与员外郎崔逸等参定朝仪。

魏帝曾诏诸官曰：“自近代已来，高卑出身，恒有常分。朕意一以为可，复以为不可。宜相与量之。”镇南将军、侍中、太子少傅李冲对曰：“未审上古已来，置官列位，为欲为膏粱儿地，为欲益治赞时？”帝曰：“俱欲为治。”冲曰：“若欲为治，陛下今日何为专崇门品，不有拔才之诏？”帝曰：“苟有殊人之伎，不患不知。然君子之门，假使无当世之用者，要自德行纯笃，朕是以用之。”冲曰：“傅岩、吕望，岂可以门见举？”帝曰：“如此济世者希，旷代有一两人耳。”冲谓诸卿士曰：“适欲请诸贤救之。”秘书令李彪曰：“师旅寡少，未足为援，意有所怀，不敢尽言于圣日。陛下若专以门地，不审鲁之三卿，孰若四科？”帝曰：“犹如向解。”显宗进曰：“陛下光宅洛邑，百礼唯新，国之兴否，指此一选。臣既学识浮浅，不能援引古今，以证此议，且以国事论之。不审中、秘书监令之子，必为秘书郎；顷来为监、令者，子皆可为不？”帝曰：“卿何不论当世膏腴为监、令者？”显宗曰：“陛下以物不可类，不应以贵承贵，以贱袭贱。”帝曰：“若有高明卓尔、才具隼出者，朕亦不拘此例。”后为本州中正。

北魏大将军、宋王刘昶南镇彭城，魏帝诏典属国下大夫崔挺假立义将军，为昶府长史，以疾辞免，乃以开阳伯王肃为辅国将军、长史。听肃招募壮勇以为爪牙，其募士有功，赏加常募一等；其从肃行者，六品已下听先拟用，然后表闻；若投化之人，听五品已下先即优授。于是假肃节，行平南将军。

崔挺后除昭武将军、光州刺史，威恩并著，风化大行。崔挺从父弟崔瑜之，字仲璉。少孤有学业。太和中，释褐奉朝请，广陵王羽常侍，累历蕃佐。入为司空功曹参军事、太尉主簿。

魏帝将自赴曹虎。郊庙下大夫李彦以蕞尔江闽，不足亲劳銮驾，频有表谏。帝虽不从纳，然亦嘉其至诚。豫州又表，曹虎奉诚之使不复重来。帝引吏部尚书兼右仆射、任城王拓跋澄及司州牧咸阳王拓跋禧、侍中始平王拓跋勰、司徒冯诞、司空穆亮、镇南将军李冲等议之。帝曰：“比得边州表云，襄阳慕化，朕将鸣銮江沔，为彼声势。今复表称，更无后信，于行留之计，竟欲如何？”禧等或云宜行，或言宜止。帝曰：“众人纷纭，意见不等，朕莫知所从。必欲尽行留之势，使言理俱畅者，宜有客主，共相起发。任城与镇南为应留之议，朕当为宜行之论，诸公俱坐听得失，长者从之。”于是帝曰：“二贤试言留计也。”冲对曰：“臣等正以徒御草创，人斯乐安，而应者未审，不宜轻尔动发。”帝曰：“襄阳款问，似当是虚。亦知初迁之民，无宜劳役。脱归诚有实，即当乘其悦附，远则有会稽之会，近则略平江北。如其送款是虚，且可游巡淮楚，问民之瘼，使彼土苍生，知君德之所在，复何所损而惜此一举？脱降问是实，而停不抚接，不亦稽阻款诚，毁朕大略也。”澄曰：“降问若审，应有表质。而使人一返，静无音问，其诈也可见。今代迁之众，人情恋本，细累相携，始就洛邑，居无一椽之室，家阙儋石之粮，而使怨苦即戎，泣当白刃，恐非歌舞之师也。今兹区宇初构，又东作方兴，正是子来百堵之日，农夫肆力之秋，宜宽彼逋诛，惠此民庶。且三军已援，无稽赴接。苟其款实，力足纳抚，

待克平襄沔，然后动驾。今无故劳涉，空为往返，恐挫损天威，更成贼胆。愿上览盘庚始迁之艰难，下矜诗人《由庚》之至咏，辑宁新邑，惠康亿兆。”而司空亮以为直行，公卿皆同之。澄谓亮曰：“公在外见旌钺既张，而有忧色，每闻谈论，不愿此行，何得对圣颜更如斯之语也？面背不同，事涉欺佞，非所谓论道之德，更失国土之体。或有倾侧，当日公辈佞臣。”李冲曰：“任城王可谓忠于社稷，愿陛下深察其言。臣等在外，皆惮征行，唯贵与贱，不谋同辞。仰愿圣心裁其可否。”帝曰：“任城适以公等从朕，有如此论。不从朕者，何必皆忠而通识安危也。小忠是大忠之贼，无乃似诸？”澄曰：“臣既愚暗，不识大理，所可言者，虽涉小忠，要是竭尽微款，不知大忠者竟何据？”帝曰：“任城脱居台鼎之任，欲令大忠在己也。”澄曰：“臣诚才非右弼，智阙和鼎，脱得滥居公铉，庶当官而行，不负愚志。”帝大笑。澄又谓亮曰：“昔汲黯于汉武前面折公孙食脱粟饭，卧布被，云其诈也。于时公孙谦让下之。武帝叹汲黯至忠，公孙长者，二人称贤。公既道均昔士，愿思长者之言。”帝笑曰：“任城欲自比汲黯也。且所言是公，未知得失所在，何便谢司空也。”遂定南伐。五等开建，任城王拓跋澄食邑一千户。

时，北魏巨鹿郡开国公陆叡丁母忧，魏帝将有南伐之事，仍以卫将军起授陆叡，改授征北将军。叡固辞，请终情礼。诏曰：“叡犹执私痛，致违往旨，金革方驰，何宜曲遂也？加领卫尉。可重敕有司，速令敦喻。”后除使持节、都督恒肆朔三州诸军事、本将军、恒州刺史，行尚书令。帝大考百官，夺叡尚书令禄一周。南部尚书尧暄授太仆卿。

壬寅，北魏革衣服之制。

北魏太傅、录尚书事、平阳郡公拓跋丕雅爱本风，不达新式，至于变俗迁洛，改官制服，禁绝旧言，皆所不愿。魏帝知其如此，亦不逼之，但诱示大理，令其不生同异。至于衣冕已行，朱服列位，而丕犹常服列在坐隅。晚乃稍加弁带，而不能修饰容仪。帝以丕年衰体重，亦不强责。及罢降非太祖子孙及异姓王者，虽较于公爵，而利享封邑，亦不快。

癸卯，魏帝诏中外戒严。

戊申，北魏优复代迁之户租赋三岁。

己酉，魏帝诏王、公、侯、伯、子、男开国食邑者：王食半，公三分食一，侯伯四分食一，子男五分食一。

辛亥，魏帝南伐。以太子步兵校尉杨津为都督征南府长史，太仆卿尧暄加安南将军，转大司农卿，尚书度支郎李遵为行台郎，尚书左主客郎中裴夙为行台吏部郎。镇南将军、侍中、太子少傅李冲兼左仆射，武卫大将军、司空穆亮录尚书事，留镇洛

阳。秘书监、北海王拓跋详为尚书仆射，统留台事。通直正员郎兼给事黄门侍郎崔休为尚书左丞。帝诏休曰：“北海年少，未闲政绩，百揆之务，便以相委。”

北魏骠骑大将军、咸阳王拓跋禧都督左翼诸军事；安东将军李崇以本官副焉；尚书左丞崔休又转长史，兼给事黄门侍郎；安东将军、相州刺史李佐拜安南将军，副咸阳王禧为殿中将军；左将军杨播假前将军；始平王拓跋勰行抚军将军，领宗子军，宿卫左右；并从驾南行。以广阳王拓跋嘉镇荆州，司空法曹参军刁整为嘉外兵参军事。

北魏司州刺史、陇西公源怀从驾南征，加卫大将军，领中军事。以母忧去职，赐帛三百匹、谷千石。假员外散骑常侍、秘书令李彪冠军将军、东道副将，寻假征虏将军。散骑侍郎宋弁为司徒司马、曜武将军、东道副将。军人有盗马鞞者，斩而徇之。于是三军振惧，莫敢犯法。

北魏中书侍郎、给事黄门侍郎崔光荐司徒司马宋弁自代，魏帝不许，然亦赏光知人。未几，以弁兼黄门，寻即正，兼司徒左长史。时大选内外群官，并定四海士族，弁专参铨量之任，事多称旨。然好言人之阴短，高门大族意所不便者，弁因毁之；至于旧族沦滞，人非可忌者，又申达之。弁又为本州大中正，姓族多所降抑，颇为时人所怨。

北魏左将军、乐陵镇将、霸城侯韦珍上便宜，并自陈在边岁久，悉其要害，愿为前驱。诏珍为陇西公源怀卫大将军府长史，转太保、齐郡王长史。迁显武将军、郢州刺史，在州有声绩，朝廷嘉之。迁龙骧将军，赐骅骝二匹、帛五十匹、谷三百斛。珍乃召集州内孤贫者，谓曰：“天子以我能绥抚卿等，故赐以谷帛，吾何敢独当？”遂以所赐悉分与之。

壬子，齐帝诏曰：“上览易遗，下情难达，是以甘棠见美，肺石流咏。自月一视黄辞，如有含枉不申、怀直未举者，莅民之司，并任厥失。”

齐马头太守孟表据郡归诚，除辅国将军、南兖州刺史，领马头太守，赐爵谯县侯，镇涡阳。孟表，字武达，济北蛇丘人也。白云本属北地，号索里诸孟。青徐内属后，表因事南渡，仕齐为马头太守。

丁卯，魏帝诏郢豫二州之民：百龄以上假县令，九十以上赐爵三级，八十以上赐爵二级，七十以上赐爵一级；孤寡鰥老不能自存者，赐以谷帛；缘路之民复田租一岁；孝悌廉义、文武应求具以名闻。

戊辰，魏帝至悬瓠。镇南将军、相州刺史高闾谏表曰：“洛阳草创，虎既不遣质任，必非诚心，无宜轻举。”不纳。征南府长史杨津加直阁将军。大将军、宋王刘昶

候驾于行宫，帝遣侍中迎劳之。吏部尚书兼右仆射、任城王从行征至悬瓠，以笃疾还京。驾饯之汝汶，赋诗而别。

沈文秀族子沈陵携族孙沈智度降于北魏，魏帝引见于行宫。陵姿质妍伟，辞气辩畅，魏帝奇之，礼遇亚于王肃，授前军将军。后监南徐州诸军事、中垒将军、南徐州刺史，寻假节、龙骧将军。

己巳，魏帝诏寿春、钟离、马头之师所获男女之口皆放还南。

曹虎果伪降。北魏安南将军卢渊至叶，具曹虎谲诈之问，兼陈其利害。薛真度、刘昶、拓跋珪皆无功而还。魏帝诏渊取南阳。渊以兵少粮乏，表求先攻赭阳，以近叶仓故也。帝许焉，除镇军将军、城阳王拓跋鸾使持节，征南大将军，都督豫荆郢三州、河内山阳东郡诸军事，龙骧将军、郢州刺史韦珍加平南将军、荆州刺史，与安南将军卢渊、李佐等军攻赭阳。齐北襄城太守成公期拒守。征南将军薛真度军于沙碣，齐南阳太守房伯玉、新野太守刘思忌拒之。房伯玉，前北魏河间太守，坐弟房叔玉南奔，徙于北边。后亦南还。

齐帝封第五皇子萧宝源为庐陵郡王，北中郎将，镇琅邪城。宝源，字智渊。抚军司马萧毅迁北中郎司马。虜动，毅领军守琅邪城。

齐帝使湘东王萧子建母谢氏自尼庵还。

初，萧钧出继衡阳元王萧道度。钧既被杀，齐帝以永阳王萧子珉继元王为孙，改封衡阳王。

齐泉陵侯萧子操解褐为给事中，自此齐末皆以为例。

齐尚书左丞沈昭略出为临海太守。

齐临海太守沈昭略赃私，御史中丞王思远依事劾奏，萧鸾及思远从兄王晏、昭略叔父沈文季请止之，思远不从，案事如故。

齐司徒左长史蔡约迁侍中。宁朔将军、东阳太守沈约进号辅国将军，征为五兵尚书，迁国子祭酒。

齐尚书仪曹郎傅昭为中书通事舍人。时居此职者，皆势倾天下，昭独廉静，无所干豫。器服率陋，身安粗粝。常插烛于板床，齐帝闻之，赐漆合烛盘等，敕曰：“卿有古人之风，故赐卿古人之物。”累迁车骑临海王记室参军，长水校尉，太子家令。

。

齐冠军长史、江夏内史，行郢州事陆慧晓除西中郎长史，行事、内史如故。俄征黄门郎，未拜，迁吏部郎。尚书令王晏选门生补内外要局，慧晓为用数人而止，晏恨之。送女妓一人，欲与申好，慧晓不纳。吏曹都令史历政以来，谄执选事，慧晓任己独行，未尝与语。帝遣左右单景俊以事诘问，慧晓谓景俊曰：“六十之年，不复能谄都令史为吏部郎也。上若谓身不堪，便当拂衣而退。”帝甚惮之。后欲用为侍中，以形短小，乃止。

齐帝以前军将军纪僧真历朝驱使，除游击将军，兼司农，待之如旧。欲令僧真治郡，僧真启进其弟纪僧猛为镇蛮护军、晋熙太守。

齐帝起前太子洗马柳恽试守鄱阳相，听吏属得尽三年丧礼，署之文教，百姓称焉。

王僧虔第九子王寂欲献《中兴颂》，兄王志谓之曰：“汝膏粱年少，何患不达？不镇之以静，将恐贻讥。”寂乃止。初为秘书郎，卒，年二十一。

齐骁骑将军、尚书左丞、国子博士江淹为车骑临海王长史。俄除廷尉卿，加给事中，迁冠军长史，加辅国将军。出为宣城太守，将军如故。在郡四年，还为黄门侍郎、领步兵校尉，寻为秘书监。

时，兼员外散骑常侍高聪、贾禛使于齐朝。魏帝定都洛阳，追诏聪等曰：“比于河阳敕卿，仍届漕洛，周视旧业，依然有怀，固欲先之营之，后乃薄伐。且以赍丧甫尔，使通在昔，乘危幸凶，君子弗取。是用辍兹前图，远期来会，爰息六师，三川是宅，将底居成周，永恢皇宇。今更造玺书，以代往诏，比所敕授，随宜变之，善勸皇华，无替指意。”高聪使还，迁通直散骑常侍、兼太府少卿，转兼太子左率。

魏帝南迁，郢州地为王畿，建威将军、郢州刺史寇臻除弘农太守。坐受纳，为御史所弹，遂废卒于家。长子寇祖训，顺阳太守。祖训弟寇治，字祖礼，初为洛阳令。治弟寇弥，兼尚书郎。

魏帝迁洛，以山阳在畿内，守尚书、山阳郡公尉羽改为博陵郡开国公。后为征虏将军、恒州刺史。卒，仍以为赠，谥曰“顺”。子尉景兴，袭。正始元年卒，赠兖州刺史。无子。弟尉景俊，袭爵。员外散骑常侍。

北魏著作佐郎成淹上表理慕容白曜曰：

“臣闻经疆启宇，实良将之功；褒德酬庸，乃圣王之务。昔姜公杖钺，开隆周之基；韩生秉旄，兴鸿汉之业。故能赏超当时，名垂前史。若阃外功成，而流言内作，人主猜疑，良将怀惧，乐毅所以背燕，章邯所以奔楚。至如邓艾怀忠，矫命宁国，赤心皎然，幽显同见，而横受屠戮，良可悲哀。及士治伐吴，奋不顾命，万里浮江

，应机直指，使孙皓君臣，舆棹入洛。大功亦举，谗书骤至，内外唱和，贝锦将成，微晋武之鉴，亦几于颠沛矣。每览其事，常为痛心，圣主明王，固宜深察。

“臣伏见故征南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、青州刺史、济南王慕容白曜，祖父相资，世酋东裔，值皇运廓被，季节臣妾。白曜生长王国，饮服道教，爵列上阶，位登帝伯。去天安初，江阴夷楚，敢拒王命，三方阻兵，连城岳峙。海岱苍生，翘首拯援。圣朝乃眷南顾，思救荒黎，大议庙堂，显举元将，百僚同音，金日惟允。遂推毂委诚，授以专征之任，握兵十万，杖钺一方。威陵河济则淮徐震惧，师出无盐而申纂授首。济北、太原，同时消溃；麋沟、垣苗，相寻奔走。及回麾东扫，道固衔璧，盘阳、梁邹，肉袒请命。于时东阳未平，人怀去就。沈文静、高崇仁拥众不朝，扇扰边服。崔僧祐、盖次阳、陈显达连兵淮海，水陆锋起，扬旌而至，规援青齐。士民汹汹，莫不南顾。时兵役既久，咸有归心，而白曜外宣皇风，内尽方略，身擐甲胄，与士卒同，安抚初附，示以恩厚。三军怀挟纆之温，新民欣来苏之泽。遂使僧祐拥徒弭旆，效顺军门；文静、崇仁弃城窜海；次阳、显达望尘南奔。声震江吴，风偃荆汉。及青州克平，文秀面缚，海波清静，三齐克定，逖彼东南，永为国有。使天府纳六州之贡，济泗息烽警之虞，开岱宗封禅之略，辟山川望秩之序。斯诚宗庙之灵，神算所授，然抑亦白曜与有力矣。

“及氛翳既静，爵命亦隆，荣烛当时，声誉日远。而民恶其上，妄生尤隙，因其功高，流言惑听。巧伪乱真，朱紫难辨，伤夷未瘳，合门屠戮。鸿勋盛德，蔑尔无闻。有识之徒，能不凄怆？

“臣谓白曜策名王庭，累荷荣授，历司出内，世载忠美。秉钺启蕃，折冲敌国，开疆千里，拔城十二，辛勤于戎旅之际，契阔于矢石之间，登锋履危，志存静乱。及方难既夷，身膺高赏，受胙河山，与国升降，六十之年，宠灵已极。观其立功，足明机运，岂容侥幸，更邀非望者乎？且于时，国家士马，屯积京南，跨州连镇，势侔云岳。主将骁雄，按钾在所，莫不殉忠死难，效节奉时。此之不可生心，白曜足知之矣。况潜逆阻兵，营岱厌乱，加以王师仍举，州郡屠裂，齐民劳止，神胆俱丧，亡烬之众不可与图存，离败之民不可与语勇哉！白曜果毅习戎，体闲兵势，宁不知士民之不可藉，将士之不同己，据强兵之势，因涂炭之民，而欲立非常之事，此愚夫之所弗为也？料此推之，事可知矣。

“伏惟陛下圣鉴自天，仁孝宰世，风冠宇宙，道超百王。开国以来，诸有罪犯极刑，不得骸骨者，悉听收葬。大造之恩，振古未有。而白曜人旧功高，婴祸沦覆，名灭国除，爵命无绍。天下众庶，咸共哀怜，方之余流，应有差异。愿陛下扬日月之光，明勋臣之绩，垂天地之施，慰僵尸之魂。使合棺定谥，殁有余称。选其宗近，才堪驱策，锡以微爵，继其绝世。进可以奖劝将来，退可以显国恩泽。使存者荷莫大之恩，死者受骨肉之惠，岂不美哉！仰惟圣明，霁然昭览，狂瞽之言，伏待刑宪。”

魏帝览表，嘉愍之。

北魏中书侍郎、给事黄门侍郎崔光以参赞迁都之谋，赐爵朝阳子，拜散骑常侍，黄门、著作如故。

崔光弟崔敬友，本州治中。颇有受纳，御史案之，乃与守者俱逃。后除梁郡太守，会遭所生母忧，不拜。敬友精心佛道，昼夜诵经。免丧之后，遂菜食终世。恭宽接下，修身厉节。敬友子崔鸿，字彦鸾。少好读书，博综经史。

魏帝知内侍长徐謩善医，及迁洛，稍加眷幸。体小不平，及所宠冯昭仪有疾，皆令处治。又除中散大夫，转右军将军、侍御师。謩欲为帝合金丹，致延年之法。乃入居崧高，采营其物，历岁无所成，遂罢。

徐謩，字成伯，丹阳人。家本东莞，与兄文伯等皆医药。謩因至青州，慕容白曜平东阳，获之，表送平城。魏显祖欲验其所能，乃置诸病人于幕中，使謩隔而脉之，深得病形，兼知色候。遂被宠遇。为中散，稍迁内侍长。文明太后时问治方，而不及李修之见任用也。謩合和药剂，攻救之验，精妙于修，而性甚秘忌，承奉不得意者，虽贵为王公，不为措疗也。

魏帝迁洛，内侍王翔兼给事黄门侍郎、尚书左丞。袭父爵上党侯，迁辅国将军、太府少卿。出为济州刺史，卒，赠大将军、肆州刺史。子王超，袭爵。超，字和善。奉朝请、并州治中。超爱好人物，轻财重义。性豪华，能自奉养，每食必穷水陆之味。年三十四卒。

北魏中给事中、魏昌伯李坚转被委授，为太仆卿，检课牧产，多有滋息。

魏帝迁洛后，特听领民酋长、梁郡公尔朱新兴冬朝京师，夏归部落。每入朝，诸王公朝贵竟以珍玩遗之，新兴亦报以名马。转散骑常侍、平北将军、秀容第一领民酋长。新兴每春秋二时，恒与妻子阅畜牧于川泽，射猎自娱。

迁洛后，北魏中山宣王王叡更徙葬太原晋阳。

初，魏帝孝于文明太皇太后冯氏，乃于永固陵东北里余，豫营寿宫，有终焉瞻望之志。及迁洛阳，乃自表缠西以为山园之所，而方山虚宫至今犹存，号曰“万年堂”云。

北魏通直郎邢峦转中书侍郎，甚见顾遇，常参座席。魏帝因行药至司空府南，见峦宅，遣使谓峦曰：“朝行药至此，见卿宅乃住，东望德馆，情有依然。”峦对曰：“陛下移构中京，方建无穷之业，臣意在与魏升降，宁容不务永年之宅。”帝谓司

空穆亮、左仆射李冲曰：“峦之此言，其意不小。”有司奏策秀、孝，诏曰：“秀、孝殊问，经权异策。邢峦才清，可令策秀。”后兼黄门郎。

李修，字思祖，本阳平馆陶人。父李亮，少学医术，未能精究。魏世祖时，奔宋朝于彭城，又就沙门僧坦研习众方，略尽其术，针灸授药，莫不有效。徐兖之间，多所救恤，四方疾苦，不远千里，竟往从之。亮大为口事以舍病人，停车舆于下，时有死者，则就而棺殓，亲往吊视。其仁厚若此。累迁府参军，督护本郡，士门宿官，咸相交昵，车马金帛，酬赆无赏。修兄李元孙随毕众敬赴平城，亦遵父业而不及。以功赐爵义平子，拜奉朝请。修略与兄同。晚入代京，历位中散令，以功赐爵下蔡子，迁给事中。太和中，常在禁内。高祖、文明太后时有不豫，修侍药，治多有效。赏赐累加，车服第宅，号为鲜丽。集诸学士及工书者百余人，在东宫撰诸药方百余卷，皆行于世。先是咸阳公高允虽年且百岁，而气力尚康，高祖、文明太后时令修诊视之。一旦奏言，允脉竭气微，大命无远。未几果亡。迁洛，为前军将军，领太医令。后数年，卒，赠威远将军、青州刺史。子李天授，袭。汶阳令。医术又不逮父。